嘉慶廬州府志

賜進士出身廬州府知府溫陵張祥雲主修

學校志下

府治合肥縣

縣學舊在威武門外宋淳熙中郭少保振展拓城基遷於城內景賢坊元至正中總管拜住重建明洪武初知縣張義撤而新之永樂中李肅正統中方倬歷有增修景泰二年災知府史濡市都督王珪宅益大其規制是成化知縣陸淵周璣宏治知府馬金嘉靖知縣董執中天啟知府張正學知縣陳瑄教諭江大魁皆相繼有事於學者也明末寇焚牆垣盡圮惟

聖廟明倫堂尊經閣僅存

國朝順治間訓導蘇紹軾教諭寧維翰知縣方象瑛屢加修葺明倫堂歲久傾壞知府杜立本率僚屬捐貲改修崇聖祠舊在明倫堂西康熙四十四年教諭鍾于序改建尊經閣後乾隆四十四年知府恭松知縣劉崑重修學宮並請理學基有邑人趙廷龍等議據詳載縣志

明張袞合肥縣儒學重修記合肥故有學在縣治之東北成化間復茲改建規制稍備而未大稱中更賢令數人嘗議修拓而病於時絀或煩於聽斷未暇也嘉靖辛丑商陽董君執中以鄉進士來領縣事越明年壬寅慨茲學敝亟上其狀於提學御史揚公亟既報可學之制有先師孔子廟之旁為兩廡前有戟門有櫺星門其次有明倫堂堂之左右為兩齋弦誦之舍膳饔之館列置錯布視丁緩急以漸修舉加於舊觀偉甚又於儒星門內作泮池一架石為梁周迴凡若干丈其下停泓澄瀏若造化者始判滿揭上臨其上咸思謙德焉前此所

未有也其爲費取諸祭義佐以俸錢踰歲而告訖是爲癸卯秋八月教諭羅君文輔訓導張君恕葉君尚德癸命諸生蘄拱衛國等詣予請爲記予惟先王之建國也教學爲先自天子四學以至黨庠藝序莫不有教春秋合樂鄉射養老與夫受成獻馘訊囚之政亦莫不一出於學所以育明德而覲達材也其至矣我太祖高皇帝龍飛淮甸干戈甫定即詔天下立郡縣學當夫首伏黃鉞一時合肥之產類多長材大略景附雲興自俞通海而下役叛幾醜顯有戎功錫留秉圭凡若干人列于名臣世世享祀今上明聖兼竣清晏詔議辟雍申學宮大典畎畝之士莫不嚮化合肥近在王畿方千里之內德化所漸武人革面釋黎脫劍雍雍俎豆儀刑矣武人且然而況士乎昔周盛時武王既戢般亂詩時邁之章有曰載戢干戈載橐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夫以安百姓牧國家保王命卒由懿德之士則士之貴不既重乎國家養士於學而得若人焉以賢文教以舊武衛則禮讓興行禍亂不作文武合一而全才出矣全才出而治道不其幸歟蘋君卒作之意有以也於乎學宮之敝也有司知修之懿德之亡學之敝也而士不知修抱牘而嬉游於朋齒則謂何哉是故觀威儀定吉凶也稽填與序志業也孔子曰入於其國而其教可知也士可不因是以禔厥身乎子聞董君治合肥尙賢敦齒

去器郎原縣之人變呻而謡若毗而曠神采煥然類新學官之為子得備書焉以告合肥之人士俾知善政自教學始

明江朝宗縣儒學題名記

洪武初天下郡邑皆建儒學而合肥縣學乃營於包孝肅公祠堂之右大成殿兩廡載門櫺星門倂然宏觀先因學舍頗隘又西市鄰居為明倫堂賢齋舍而師生朝經暮史進而講授退而肄習咸有成績焉故事由教而登名科第列仕版者皆勒名於石傳諸永久而學之碑石久未具成化戊子監察御史天台陳公選膺上命來蒞南畿郡邑學政首謂人才之前於鬻舍選於科目講徵臬讞筌贊治道原係俟重不有激勸之方則人將易而觀之內莽爲識裂焉又就知所當勸所當懲一日之不可忽哉郡守仁和朱公鏑乃俾知縣事豐城朱華具匠石教諭廣平杜桓博考士之得名者若干人始自國朝洪武初以次序列之僉謂不可無記而郡守朱公余同年友也貽書來徵記顯末用告後之人嗟乎夫予不云乎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孝也又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則士之服習孔子之道凡所以語法先王尊所聞行所知措諸功業見諸操履者政欲以成其名耳然名一也而榮辱係焉苟所行善則所成之名亦善聞之者必將起敬起畏近而包孝肅公是已苟所行有未善則所成之名亦不可僞而

爲善孟子所謂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是已名之所
成棄乎可畏如此不亦亟哉後之君子指而議之必有
不得逃其實者矣由是言之名之所在信不可不慎如
此而善惡敘利自當求勉其實以副立教者之本心也
商揚之哉

朱汝霖重復忠義祠後學地記歲甲午秋余秉鐸來肥
甫治任値歲發奉太守李公委辦賑務甫竣旋奉檄協
捕蝗蝻七月返晉經歲一周徧歷窮鄉僻壤未暇稽學
將諸務也至是少休小憩東廊察其前爲忠義祠後則
學基隙址中界一墻爲鄰人畜牧藩涸之所竊疑先賢
安脩之地不應有此因詢諸耆老始得小隸周病坡皮
據狀聞諸府府下縣尹那公勘得實乃設楷移涸復還
欝悲并翰圖附牒余又以賑餞遠出乃延雲朋背君倉
書邑人張君蒼匪付以修葺之化較舊祠加擴爲夫公
署如傳金然豈余所獨利蓋修聚廢墜崇祀事而安忠
魂撕亦承乏斯職者之貴也爰摟聚其顛末以告後來
者

宋汝霖重修學宮記合肥縣學東偏舊有堂三間後則
卑隘宸家無所容外茅屋數椽以接賓客勢不能蔽風
雨余履任來思爲修葺苟完之計因循未果太守禮齋
恭公大尹聞風到公指修學宮命董其事者清理學基
凡得居民侵佔地若干丈署其少拓因營度其地中築

室四間前後敞其庭右建一廊接忠義祠其東及後北築牆圍之庭室堂奧差爲完備是役也經始於己亥孟夏之吉越三閱月而落成凡糜白金三百兩後之履斯室者嗣而葺之庶不至以官署爲傳舍云

名宦祠在泮池東

鄉賢祠在泮池西

忠義祠

節孝祠

祭器見縣志

書目見縣志

正學書院在縣學西明嘉靖間督學耿定向知府喻南嶽建內有敬一廣居大成三室志伊學顏二軒別置田三莊又名廬陽書院

學田詳縣志

社學六十四所在城九在鄉五十有五知府馬金建正德末督學林有孚毀城內淫祠增設十三所大學士楊一清記萬歷三年府志已云皆廢今多爲民居其遺迹可考者一五聖樓巷一永貞觀後一潛山廟旁一萬壽寺西一袁家巷一趙千戶巷一劉公祠旁一放生池旁

明楊一清廬州府社學記王制建邦設都天子命之教然後爲學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太學在郊是已而又曰無曠土無遊民食節事時民咸安其居樂事勸功尊君親上然後興學何哉興鄉學也夫學之設必始於國而教之則莫詳於鄉所謂上賢以崇德簡不肖以絀惡者皆自鄉學始則序術之建師正之司不輕而重也較然矣然自周之衰子產不毀鄉校則以爲賢其既毀者不既多乎而況秦漢以還學無定制若文翁者流則已爲異而敢論其鄉社之備乎太祖御極之初命天下郡邑皆有學至於今兹而不替而社之設亦著爲令其修建

與否則存乎其守令何如耳西充馬侯汝彌以刑部員
外郎左遷處州判三年陟同知又三年陟專守期月而
事舉廢興慨然有志於禮樂之化曰此吾家學也齒施
於一邦其郡若邑所莊學宮成飭其所已有而塒其所
未廟福市四庠書以資博洽而躬考較焉如是者一年
其郡學之薦於鄉者四人第進士者一人前此末有也
賓宋胥貿侯曰是特因其已成而造就焉耳養正於蒙
必自社學始論鄉計里各有學而授之規其所成豈比
是哉撤所屬州縣各蒙社學如制附郡治者曰合肥其
令孫紘勤愼而才授之以規而爲以專督縣所轄六十
四里里各有祉學屋皆廢而家右因奪其應者有之乃
循其址之猶存而新其館命繚以用垣固以垂門者若
干請拓其所彝而創造之者若干凡建於市者九於鄉
者五十有五爲屋几若干檄士木金石等貲凡用錢若
干緡始工於宏治十四年十月十日落成於次年三月
三日官不傷財民不遊時於是擇可模範者以司敎事
選俊秀以充學徒仍時視試敵勸懲惰勤殆有比屋弦
誦之風而山夫野老非與敎子之心衆邑人懼没侯之
功罔碑之孫令以書屬而京國子監助敎載君鏞曰君
須敎六安知侯獨深碑立君圖載君乃述其事謂予請
記于從今之爲政者簡書則會之外於學庠間能奉上
撒道故畢以丞貴焉者亦已爲能而求其探本於衆人

之所求知舊志於故典之所未備用力於上官責之所不及若馬侯者不甚艱哉且其施為次序有得於先王制禮之遺意又如此予辱交於侯之父少宗伯知其學有原委而侯之見仲並顯為時所推皆養蒙之功也茲以其家所獨得而施之一邦又推一邦以達天下絜矩之道終身之行若是而已予復何以加諸維時分侯之責與侯之教登侯之學與夫嗣侯之位者責之以作聖之大功而勿勿敬之以利祿之外誘視之以司徒之基本而勿忽之以閭巷之細故則鄉社之教庶幾其永終乎斯則侯之意而予之所望者也故記之

舒城縣

縣學創始未詳元至正燬於兵惟虞集所撰碑記尚存邑人許榮改築於新城門外明洪武初知縣員蟻移縣署西宣德中劉顯成化中楊爵宏治中張寶嘉靖中魏寶何儔雷孟冬黃詔隆慶中徐成位萬歷中王楨陳魁士錢允燦教諭封錫類雷芳增修大備亂後所存文廟數椽而已

國朝康熙三年知縣何朝聘捐俸倡修後王朝瑞重修明倫堂張廷標暨教諭徐千之又修學宮乾隆二十三年邑人靳宏士捐金重修五十八年教諭姜兆猷募金重新大成殿改建兩廡靳宏士孫文莊重修前殿

元虞集明倫堂記學校講學之地也古未有廟其釋奠於先聖先師者非廟也後世始爲廟以祀夫子通乎天下三四百年之間禮廟制寖盛我國家郡縣無大小皆得建學尤以廟爲重爲是以有司修祠典弗敢缺而教無其師師非其人則或有不暇計者此士大夫因循苟且之通弊要其識慮初不及此無怪其然也簡城古邑也自宋季數有兵旅之事故學校之盛微不及東南然而山川高深風氣完密民生其間有中州質愿之美而奇巖幽谷往往有昔賢名人遺跡足以風動其人而其人亦樂道之故其俗爲易化者矣延祐乙卯前令杜思敬始重建廟而講堂卑隘弗治久而益壞郡使者宋公翼皆督縣令改作辭以故遂變理溥化登蒙古進士第長是邑始出俸見捐已作以天歷已巳之歲度材庀工撤而新之凡爲屋若干閒規模宏敞始與廟稱未期告成

則某月也董役者典史周允耆儒宋楊椿傳熙宋文當蒞工者范應月胡本立皆儒也至順元年秋燮理君以職事如京師踵門來求文以記之今夫郡縣之吏急於簿書期會有不暇於爲治而況敎乎燮理君之爲邑知重講習豈非知本者乎夫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本諸天理之固然有不待強名者豈有出於此五者之外者乎然而明之則序不明之概則數此敎之所由也氣質之不齊雖萬其殊而大概智愚賢不肖之分而已矣斯倫也愚者有所不知不肖者又違而遠之故有待於啟迪矯率無疑也乃若賢且智者所謂質之美者也於其倫之所在亦知求盡其心焉然而不閩聖賢之傳不經師友之辨則不足以知天理之節文精義之做當則直情徑行必有墮於私意所爲疑似之近幾微之差其流弊反有以失其良心之正而貽世俗無窮之害焉此係於敎者爲最切故古者學校之敎豈是皆以明倫爲事豈非焉之深而慮之遠者乎鳴呼灑掃應對而敬其非則窮理盡性之學斯在服勤就養而盡其職則存神知化之妙以存不論乎屋室戶庭之近而天地萬物之與已具不外乎耳目口鼻之用而陰陽鬼神之微已通人之所以爲人者亦大矣故日聖人人倫之至也不有以明之孰從而知之哉鳴呼其說亦微矣登斯堂者觀其名而思其賢因予之言而求燮理君之志庶幾

有所觀感也夫昔邑之君子有李公麟伯時嘗讀書龍眠山因以自號故有龍眠書院書院在縣治東飛霞亭之北圖初東禪寺僧併之而書院廢樊理君得隙地於清心池亭之上蓋伯時與蘇子贍黃魯直諸賢之所共遊者也乃闢池為屋以復書院之舊以廣為學之處樊塑之於其民也有古人之道哉來者尚克繼之永久

明徐千之重修學宫碑記

古者自天子之國至於鄉皆有學崇術立教其法詳於圖先具於鄉尤必擇鄉大夫之賢者為之師益文武人材之盛始於鄉而後發名成業於天下故學宮不可一月荒也宋明來莫不祀至聖以廟設博士官以課士亦猶行古制也癸已春余謬乘舒鐸舒為文翁之鄉其學規樸宏麗然亦再修而再把云晨謁廟見櫺星諸門歆斜殿上西閒樹生幾拱宇下洞然窺天欽聖祠湫臨委諸草莽泮橋頹而淤憖然思處新之時邑令劍峰張君以五十金倡惜以細故止余谿恕然謀於紳上勾會計庸經始於十月鳩工庀材折腐楝樣瓦悉去級甎補梲黝堊丹雘堂宇一新乙未冬正楹星門向易柱高三丈撤圍牆再衙買石猾泮水橋架三虹如初丁西春修啟聖祠易土牆以瓦毀前甬道鋪以石橫門列以亭手我松柏鬱鬱森森奏廣儀門舊制而重建則在歲之巳亥縱橫約塏三四尺許譏勢崇閉與前後循兜令濺公王君署舒捐倅二十金佽助合

司通邑所輸不下八百餘金拮据初就庚子夏秀水蔣
君來尹舒更募修葺兩廡階石上下未畢工者次第告
堍新鑄祭器春秋釋茶子弟駿奔輝煌俎豆嗜八載綰
啓予不過斧走司出納已耳劉事者前有同寅魯山徐
君今則石樵看君暨邑中諸紳士也余何力之有頹余
於茲役竊有咸爲初易大殿也凡三閣月設風雨飄搖
祿瓦何能覆乃朝蔣成而暮降雪琢橋星石柱於山隈
冬水涸弗通一夕聚兩洪濤藏石而爭熊門非人木不
勝任而山水忽衡激數年未出之木以作棟梁選豈人
力哉聖人之靈也吁昔舒毅科鼎盛宮保相望今少寥
寥者木必非學宗傾圯之故劉極而復天啟其祥觀廟
貌崇隆士氣方奮加以賢宰之鼓勵何忠振與無地耶
余雖甚學匱請子時共切剛處則積學祇行藏著述于
名山出則內如張仲外如方叔文武之道兼取於學庶
不愧爲文翁之鄉人于弟詎爭區區科名已哉故學宮
不可一日龍也後之宮于此者首肯予言乎故記之
明薛態旆新建尊經閣記夫經者以經世也聖人作經
以經世而世之人或尊或否焉夫是以道有汙隆世
有升降而全才至治不獲常見於天下豈聖人繼往開
來範閑出成於此尚有遺慮耶凡以世之人不能遵尚
經術者之過也是故建學造士必以經世人尊經而淑世
作人之機儆乎有在然而學者猶率多玩焉而弗之省

也剏可欽而弗舉遷爲曠典檢稽觀法浸然無從乎維
此舒城爲廬屬邑襟帶江淮掩映潛皖蒞勝區也其學
宮諸制悉備帷尊經之閣久稽建立古燕高君節以御
史出守廬之明年政成人和于是舒之諸生以閣請因
相地度材計工畫贊達督學御史豫章胡公植允其議
經始於嘉靖戊申十月至冬十二月遂告成事且謂當
勤石以記公乃命曆學訓導曹昴涉大江而求問于薛
子薛子日斯督學公之教也提調官之政也諸博士之
貴也二三子之業也旂不敏何能爲言哉雖然竊嘗有
聞焉仲尼日入其國其教可知矣其爲人也潔靜精微
而不稚疏通知遂而不誣溫柔敦厚而不懋恭儉莊敬
而不頎廣博易良而不奢屬辭比事而不亂是深於易
書詩禮樂春秋之教者也夫其所謂經者豈若後儒之
皓首窮經呻吟佔畢訓詁辭尋云爾哉是必有精旨有
焉引而不發欲學者深造而自得也乃今閣以尊經天
下學技之所罔也尊經於閣亦天下學者之所同也然
知所以尊經而得之肯者或尊矣何也天下之理一在
天則謂之命在人則謂之性性之主宰則謂之心發動
則謂之情道用則謂之才王其別倫分類因義著名則
又絜然殊術有不可以一二指數者然合而言之其統
一也皆命於天而具於吾人之心若也自物欲之蔽墊
斯理晦冥聖人憂之於是晳之謫言書之飭冊以訓天

言以詔後世而六經於是乎作矣是豈聖人之初意哉
聖人者忘言其上也不得已而有言其次也六經言也
聖人不得已而有言者也然其言之也非有他也一吾
心之理也特訓經以爲之記籍耳學者反躬自得不求
經於經而求經於心涵養而勿忘奉持而勿失則虛之
之中萬善貞一變化以尊吾心之易明適以尊吾心靈
書誦詠以尊吾心之詩命通以尊吾心之禮汕暢以尊
吾心之樂劑量以尊吾心之春秋而一身之四體有散
天下之簡事萬物可從而理矣苟爲不然而徒疑義于
蓋之奇揭文之古今體之經維度之統數音之上下例
之當變追遊石渠虎觀之詞論崇文集賢之編維如彼
漢宋故事是則其所尊者古人之糟粕也非經也雖若
與既經衍經者有開而均之爲藝經者也其不爲輪人
之矣者幾希矣懲在其爲尊經也哉胡公振鐸有輔倡
明本原之學以與起斯文爲已任而賢有司又克賁成
之存邢二三子鼓彝樂育必將徵趨高峻矣余乃猶有
言者蔡肖公之意以爲二三子劫也他日舒之士人有
得於傳心之學以爲世名儒爲時鉅卿則今日之舉不
將永有藉乎愛記之以僕
明秦氏悅斗頁題名碑記士之可以傳遠者金石而已
若虞尊刑鼎諸洗數釘之識岐陽之鼓偕嶧會稽之刻
皆制作之見於古者然也漢魏而降碑刻盛行當時英

君賢士所以紀功德昭世系成藉諸此我國家稽古右
文崇重科日取士必本於五經而與進士之選者必命
所司立石題名於太學是以天下學校皆據而有之此
吾舒庠科貢題名碑所由以起也碑監其開列銜頗升
今縣尹張君寶能作新士類學諭倪君域等能慎修師
道謀併其貢碑重鐫之將欲取信於來世以子為舒人
安陂請陰予推賢才之生鍾山川之秀氣祈列聖之教
養為治道之所附其不轉而重也較然矣今得以登名
是刻豈徒傚其名之樂耶觀者必將羣眾而指視之品
議之則賢否淑愿忠貞邪倖固可以為勸為戒如熠照
鑑別有不可得而抱者矣不亦凜然可畏哉又非金石
之存亡足將也予很以謝劣在公論所弗錄後之君子
方進而未艾幸敬勗之勿忽

名宦祠在大成門東

鄉賢祠在大成門西

忠義祠節孝祠在明倫堂西

祭器見縣志

書目見縣志

龍眠書院宋李公麟讀書處明德書院明舉人祝有年建今

俱廢正學書院知府張瀚建在縣署之東

元揭傒斯龍眠書院記治民之道使民知禮義而已使民知禮義先示其所向而已民知所尚則知所向方哉臨州舒城長樊理溥化用潤廣眾育取泰定丁卯四年進士第得茲邑督理學政成用其學以教導民民始益知人之所以為貴儒之所以為重而復知所以養生而送死居二年口民其可教矣乎於是又治地邑東得李公伯時龍眠山莊故湛於東龍寺訪王祠西脊役於寺者據山川之會想昔賢之遊處乃會其稱入恭工度功作書院以郭先塑先師以為出治立教之本不踰時而成凡殿堂門廡齋舍庖庫又李公之祠為屋三十有六楹以其面龍眠之山端嚴奇峻能出雲雨齋澤天下榻之日龍眠書院且示不忘李公之故而邑賢者范履瑞割田二百畝以供祭養既告成於廟遂立之師進諸生而教之凡民有來觀者必勸之以學是時上既奬亂集大命兵革未息飢疫未復郡縣長吏能以荒政自任且不足退知禮義之致哉而舒城則分則出粟之家惟恐

民大爲衣何祜名明至合檢其是所吾其校最民秋恐後
經丈禪冠君陽曰秦順祀法助而尙君歎之後耳故見民
營有寺望雍荡龍民縣於官哉已乎既甚教宋而山經之
閑奇所族時進眠杖學堂末李北若界死鬱室好有於強
大東併雖授土宋建之之老公事曰爾者而南義春長桑
尹丙乃重官迄儒龍明北致名聖升以不不遷非秋吏于
薊牛拔斯於今李眠倫是仕公人其賢得施頻獨之於弟
門之揭文行一伯事堂役蘇蹟之堂長究仁其舒山此一
張復丈欣于百時院亦也文邑疏陳吏其義民爲水兒有
君捐脣然前六先記其建忠人節其一禮之敵然有民邪
賓俸令以以十生舒所始黄博也群以此政遮楚舒得若
適貧寺爲書有居城建於文學非設詩非厄江之水其則
匡帀僧己院七於南也天節好作其書士而淮地始所父
亦材盡任久年此去是歷二古書徃禮之不幾皆入以兄
急陶退訶幾爲因八歲三公嶨院齊義過行二然於生長
急瓦於於爲安以十冬年嘗進意而覺長養百故吳者老
以一官故言治自卑十落過士也行兩吏生年楚後也切
與毫南老君丙號有月成其歷舒其民之者然常併舒貴
學不北其本辰先山朔於山删之典民請不常爲於著詬
爲動計地閔主生蟜記改莊定人禮亦也得時強楚於怒
首於十復之簿元亘　元故及尙如知今盡學國其春惟

務者遂相與設度建立前後庭各四楹左右廂房各三楹門房一座扁以舊名緣以周垣樸素閎敞巋然古跡之復存閎井之人聚而觀之好賢之心油然而生況章甫縫掖之士乎肆雅祀宗創業垂統建學育才在在有之若無瑣於若院也然非靜無以成學古有是言近年以來篤志原罔者私議有會講之例當夫景明物賢之時師友相率遊藝於鼓心習麗然一塵不到講明性命道德之懿致君潭民之術所得不亦多乎史稱伯時先生博學好古襟度超軼名士交聚之惜乎爲書所掩如趙松雪蓋非後世之士所得而講卿之也今得何君與復表暴之又斯文之一顯哉吾黨之士修之於家用之於閎比閎列聖養士之盛心亦士之自待當如是也幸共勗之是役經始於己未年之十月落成於乎西年之七月二尹濮[illegible]劉君敬以記請予因次第其事付之刻石使後之人有所考焉

學田詳縣志

社學二所一縣西一桃城鎮俱廢

崇文書院知縣王朝璐建在縣治東今廢

文昌書院舊址在城東南隅觀音巷後爲義學督課之所知縣蔣鶴鳴有記乾隆三十八年知縣劉作垣移建龍山書院西偏

龍山書院在城西南隅大街後乾隆三十八年知縣劉作垣勸捐創建

廬江縣

縣學舊在城南門內創建無考元至正辛卯縣尹兀顏綱擴而新之明洪武初知縣傅銘遷於三思橋北舊縣基即今處洪熙中黃悊宣德中馬驥天順中王慶成化中梅江劉紳宏治中胡暘正德中劉夢熊嘉靖中周臣會劉栽萬歷中軒尙朱天啓中楊墀崇禎中教諭胡從政次第修整復

建書院於學東明末盡毀

國朝順治四年知縣周廷祚以露祭不忍與鄉人畢賀周諸生徐愈壯捐脩事三間以肖聖廟康熙六年知縣孟進乾訓導盛損之集邑人改建并復櫺星門康熙二十四年教諭王琳徵訓導丁象臨建儒學門生員李錦林建兩廡祠王琳徵重修明倫堂知縣王仁深重建敬門教諭金佐移建啟聖祠知縣何洪先重修大成殿雍正二年教諭張廷琛復倡修明倫堂並建禮門義路後教諭李燕修儒學門知縣陳慶門修櫺星泮宮門邑人盧辰告建尊經閣邑人許望齡重建名宦祠邑人王昌任等重修泮池乾隆二十七年知縣李天植倡捐重修創建櫺星門石坊乾隆五十

九年知縣史紞順倡集紳士捐貲修葺

完羅永登備學重建文廟記古者學校之教自邇攜以至於明理修身孝弟而極於窮神知化其習之有其具立之有其本進之有其所論之有其要人才由此而出天下情此而治夫豈徒然哉自漢唐而下莫不與學但其為教不能如古此治道所以驟而不統也且學必有廟以尊孔子尊孔子所以尊其道尊其道所以重其教則民之觀感而興起焉者厥有在矣別報德報功明祀之舉莫此為隆焉其可忽諸廢江廟學之設舊矣學規安遂比於大府而廟之學歷非尊崇之道也吏縣政不知其幾人役事之省至正幸已久顏公楹政之明日謁廟大懼召學官紳士論之曰講有堂便私習也制反踰廟廟所以妥神靈而有亦術可乎懺然以作新為已責邑人捐元倡闔之日侯以善率我民敢不惟令之趨上白於公請舉私藏以新廟制公義而許之卽為經始備士吳則中而下或附瓦或塗墍或繪飾驟趨響應如一心者廟始成公損已俸肖夫子像南而其中而配哲爲列左右廡之從祀者悉給之標丹殿正仞檐高美舉以法度是役始於至正初元而落則三年之三月也先是廟圖身附儀文亦苟公自新廟於春秋朔望命士類皆府服從事趨蹌與俯冠裳儼覩民吏歆動文雅之風行

焉報本復始其知所重也哉公事毋孝其爲政也務寬
厚不事苛細民心信服所謂去後見思公有焉繼公政
者眞定張公輔臣也又能善所未逮以助成宗廟之美
發諭王佾展力效職且日是不可無文以紀其實乃以
進士吳之愷狀請遂爲之記
明朱鏞修文廟櫺星門記自太祖統一宇內立人極敷
文教遠追伏羲堯舜禹湯文武之制而道統之傳獨歸
於正於是首崇孔子之道凡在郡國皆建學學皆有廟
天下通祀之人文之教昭宣流布百餘年於茲治隆俗
美才俊萃出皆知佩仁服義貫王賤霸尊君父崇三綱
敘九時邑極之化於斯爲盛維臨州府介在江表輔京
邑所隸州縣八而廬江居其南其民質實而謹厚其才
具而能有爲其風土明茂成人之俗莅升於他所漸摩
文教之久可與爲善而難與言不善號稱易治邑儒學
聚民之秀朝經萃史弦歌之聲不少輟士有成績學有
成法而教有成規典章文物條然簡舉在其責者率而
循之耳及成化庚寅嘉禾楊江以進士求知縣事首謁
先聖廟見靈星門榱題就廢且非厭制欲修正之適監
察御史叢公璐提督南畿學校以躬行爲敎務崇正學
修禮度修學者由於斯道求稱皇上所以隆化育才之
盛京江建賢科能知所務揚節羨餘慕匠石爲標星門
以後禮制之正易之以石圖其久永既訖事謂宜有言

來請於鏞鏞承乏邦寄將九載於政於教無有所稗益大懼無以自解而江之孜孜於學知所先務頗不可尚也哉是役也經始成化壬辰之冬而以今年癸巳九月丙午畢工民不知勞官不知廢俾為政者皆知盡其所當為而不自私即易所謂利物足以稱議書所謂庶事康哉者矣是立特書以垂示無窮以彰國家崇儒教化育才致治之效有如此云

明錢習禮重修儒學記

廬江縣儒學在縣治東歲久將傾圮弗支知縣馬君視篆之初首謁先聖廟覽與數慨然以修復為巳任謀諸典史蔣君以及校官與邑人士之亟義者議以克協於是度材伐石擇日鳩工作者起之朽者易之丹堊之剝飾者繢儺之禮毀戟門次兩廡會講之堂肄業之齋觀德之圃追儼堂師生舍宇庫廩庭術荒不具舉采栖峻整籓楹顯敞綠彤藻繪皆以法式繚以府垣映以清池煥然一新士民來觀莫不咤駭凡監使之臨徘徊殿廡悉皆稱獎乃因蔣君歲滿來朝求言以紀興復之由予惟列聖右文興治自國都以達州邑海隅陬塞四方為塈之遠莫不建學立師經誦之齊所至相聞皇天子嗣位之初大新學政下明詔遣重臣嗣厥邦賢專董振之所以嘉惠學者作興而造就之求成德達材為罔之用德意蓋甚盛也馬君欽奉休命以建學為首務可謂知本矣是邑良士游於學者可不

朝求恭講古先帝王修齊治平之道會於心體諸身他日起而備任使足以爲公卿大夫與百執事儒者之效自於當時斯無負邑大夫興學之意有以見於國家作人之盛有其勖哉修學經始於宣德庚戌訖工於正統丁巳夏馬君名驥山東安邱人蔣君名汶浙江山陰人

孫宏喆重建啓聖祠記

祀典啓聖祠有祀饗有從祀其制始於百年以前仁之至義之盡而孝之統也廟廟學既圯兩廡務然在古友斷烟中啓聖祠緣亘雖存沒於與草者不知其幾何歲喆月朔十万每過撫膺於是捐徵祿備三協於故所神狀壇位悉準會與之制以妥其靈葢先賢先師先儒之主雖同風雨之飄搖必不忍於具所尊所祀之露立而受茲芬也先師先賢先儒之心安而吾廟之積德或可稍道於降神之際乎順治十年癸巳之吉工既成同事者署教諭錢君吳瞻司訓于君錄人綸裴幾石壁間滕年始爲之記

〔文〕諭樂東齋記

膺之廟學未興而廣文先生皆僦舍以君其則陋不勝述明倫堂東之齋其一也自於于子鏡人氣賤君吳瞻所構而未竟若紳衣食許以爲齋有堂有門有堂有畦有庖瀝錢君謂我日于予守其家學書東西銘於斯講近思錄於斯術附令之莉廢郎之非鄧子之梅於斯所謂一致之宮耳署其扉日此中天地更大其間晝夜常通斯之所得可知矣于子不推躬尋孔

顏之樂而又以貽諸後人是不可以不記余不佞嘗與
于子往復論難又以錢君誦述之詳也乃併志其工作
歲時一以明聖學之不墜一以冀廬泮之待與云耳時
爲乙未仲秋月

名宦祠

鄉賢祠

忠義祠

節孝祠

祭器詳縣志

書目見縣志

崇文書院在學東明末燬於寇

逝溪書院在城南久廢

毛公書院漢毛義讀書處在縣東北

楊林書院邑紳朱紋所築在白湖東

水濂書院在南門外今久廢

潛川書院詳縣志

學田詳縣志

社學舊廢順治十一年知縣孫宏喆復建於縣治西

無爲州

州學宋皇祐中建於錦繡溪北崇寧中徙漕臺之東隅後遷西北隅政和間復遷錦繡溪賜御書大成之殿四大字元季兵燹惟殿獨存至正間學博全璧樹兩廡明洪武初知州王泰訓新之其後宣德中王仕錫天順中熊恕成化中楊上倧劉紹元宏治中辛文淵嘉靖中同知許用中隆慶中

知州洪邦光萬歷中同知查志文知州趙範陳嘉賓相繼恢拓規昔有加崇禎中知州李春華重修

國朝順治九年知州佟國禎康熙三年知州李祐之學正曹鼎臣捐修鼎臣以形家言改天香亭建樓名天香閣二十年知州王國輔學正史逸孫訓導何嗣和同心倡募庀工未竟三十三年知州張國禎修尊經閣三十六年知州李璟重修泮池石橋四十六年知州胡良佐復加修葺乾隆元年學正謝陞訓導金玉式募修大成殿十三年江防同知王又樸倡捐興修五十七年知州蘇栫倡修未竟五十九年知州顧浩勸輸重修

明陳璉重修儒學記永樂甲辰冬建昌南城王君仕錫由國子生來爲無爲州太守既視篆克推所學以施諸

政介然自守卓然有為德教覃敷廢墜興舉而尤注意學校因觀郡學禮殿及兩廡戟門歲久將傾頹明倫堂與東西齋舍湫隘弗稱乃捐俸以倡寅寀及士民好義者鳩工度材先修禮殿次及兩廡戟門越三載始克成明倫堂則經始於宣德癸丑秋落成於是冬東西齋肇工於正統元年丙辰冬訖工於二年夏君親斯役諸人咸欣然出資力來助故不以屬吏煩民同知石首王圮郵江陳善判官延平李勝孝感丁建吏目長汀吳瑗協恭和衷事以克集既完且美俾然壯觀士庶鶩歎以為皆所未見備學司訓徐欽平等具修學始末來請曰郡學諸所久敝非太守莫克為之今殿堂兩廡齋舍皆負然一新足以崇明祀庇師徒者太守功也念興造之不易傳守之靡常紀今勸後非金石莫可而未有辭以刻故固請余重其意之誠義不容默洪惟聖朝混一海宇詔天下郡邑建學立師教育賢才以資任用列聖繼統御極尤重焉然勉勵宣明者則太守之職且學校以明人倫為本非但談性命摘詞章應科舉而已當求古人所謂明倫者為何事蓋居肆業篤守力行於家為孝子於鄉為善人於國為忠臣斯無負朝廷建學意亦司教化者所望於諸生也於戲事未始不可為也使昔之為郡者能秉此心斯學不至摧陊如此今君一倡而人翕然悉心展力覓底於成苟非平昔善政及民信乎於人

焉能致是哉抑君非獨學校為然恒慮旱澇無常民艱於食創置利民倉三所積穀餘四萬石遇歲歉賴以存活者甚叙至若勸農桑均賦役禁侵漁警遊惰凡可以利民生厚風俗者靡不力為之在任將盈三考惠澤加於民聲名昭於時蓋無忝於古之所謂良郡守矣因徐思訓等之請故特記此俾居學校者知所勉以無忘君之德庶方來者亦知所勸云正統二年夏六月嘉議大夫禮部左侍郎羊城陳璉記

宋徐堯稽古閣記

皇帝踐祚十五年內修外攘文致武克廟游清學嚴廊靖暇詔以二月五日臨幸太學命國子祭酒講論文義錫以身章自學官至弟子員疏恩錫帛各有差於是遠近布韋之士莫不舞手相慶生光吐氣以謂斯文之遇千載一時益無間賀愚賢不肯始曉然上意所鄉矣先是無為畢學以皇祐二年始建於郡治之西錦錦池之北以崇寧二年頒行舍法乃徙於今禮蓋之東閣已而又遷西閣政和四年復遷錦繡誤之舊址大成有殿從祀有廡勝若有堂東西有序於其堂之後創建稽古閣以殿宸奉至書之奉中值建炎紹興聞兵火學雖幸不燬而閣無復存矣淳熙初覺被命掌敎此邦會敷文張公士元碩使討臺觀事之於承尚聖師顧瞻太息曰淮吾車必式里也耶可使子衿之道息而戎馬氣盛哉且賜書之奉無所則尊主之意或闡吾

爲使者其忍安之迺增闕舊址爲閣五間庇工於淳熙二年之三月而落成於五月公又以舊堂卑陋不克輯是就吏新之爲堂五閒閣之後又爲屋三閒重詹復檻跂翼翬飛黝堊丹青神彩尊自於是無爲軍學甲於兩淮公天資超歎趨事靜敞曾未半歲諸宇皆成凡緒錢計度悉自於已一黍一鉄舉不以累客諸生德公之賜求文以紀嘗謂人主爲治之切務有三曰學校也求直言也進君子退小人也然欲所用皆君子而能極言不諱以指陳天下事又必自教養中出繇是而言三者之務雖均而學校爲尤切焉今天子俟宏大化首善上京使所任部使者人人而能如公遵體聖意率先郡圖養君子如香草護正氣如司命將見異村鼎出應上所須而天下之事有不足爲者矣然則盡書之以示來者淳熙四年三月望日記

明鄭附重修大成殿記

無爲州儒學大成殿按稽古閣記先是無爲軍學不書其地宋仁宗皇祐初始建於此前臨紫芝山之秀錦緒水之清昉槩谿如也徽宗崇寧二年頒行名法徙學宮於瀦纛政和四年復還舊址旣復間於朝賜御書大成之殿四金宇尚在重和元年方改作殿庶此其是也殿自咨抵基高五十尺南北深四丈五尺東西闕有八筵重詹四周水三百四十禰檩題樝綵數不可知輸奐之美視淮右諸殿罘僊南渡建癸

紹興閒幾廢矣孝宗淳熙六年乃一新之紀於重修學碑自是更兩朝十世至元仁宗延祐四年前所興者壞甚司學政者又大修之碑記尙存泰定元年亦略補背簡瓦刻泰定字蓋可知已元未兵典州治厥爐獨殿僅存國朝洪武初非修文教乃搆講堂兩序以集生徙崇祀有廟教養有齋猗與盛哉永樂甲辰冬去前修日遠梁棟俱朽欲歷欲傾閤時承之謂掌學校觀殿之壞無能爲者適南娀王公仕錫來知州事公下車謁鞠輒興咨嗟乃謂閤日吞二人者職司政教由聖人之道可不崇其廟祀乎杰公蒞故未幾洪熙秋又治裝入覲未暇及之明年宣德紀元乃命閣爲疏文以鳩衆助官貲傳給民晬貨則又明年得穀千石餘貨瓦半由是合抱之木勠塈丹漆竝績俱收而金工木工陶者圬者各進巧力自粱棟以下留堅去腐無或苟略三閱月竣事獨西廡未完今年春公繼修前績同像諸公皆樂爲贊襄而毀廡門牆逮秋俱就貌像飾如始新尊爵俎豆一以法故衣冠景仲儒道有輝既落庶衆謂斯殿之新關乎氣運非偶然也可弗志乎公乃命爲文記之開惟天下之物盛衰興廢固有定運而天亦哉相之賢自重和至今三百四十餘載壞而新者三焉甲子五周而有餘兵火兩遺而不燬非天相斯文以昭聖人在天之需而何於戲夫道高天下者當受天下之奉澤流於世者當享爲

世之祭聖人德侔天地道貫古今廟祀得不與天地悠久乎雖然相之者因天而為之者實人也是記之作固不數炫耀於時特以物之新者未有不舊盛者未必不衰百祀之後或風而履探尙冀後人之觀今猶今人之視昔崇繼承永俾聖人之廟貌垂萬齡而不沒是則公之之心而衆之志也故勑之石云

名宦祠在戟門東

鄉賢祠在戟門西

忠義祠在學門外左首

節孝祠在文廟西首

明吳廷翰名宦鄉賢祠議正德丁丑年八月名宦鄉賢二祠成郡守知南吳侯以三國濡須督朱公桓宋通判呂公夷簡知軍楚公建中王公遜雙公漸陳公瓘米公芾趙公汝談國朝府公元樂公贊鄒公以信王公仕錫同知陳公善學政陳公道僉廉忠義袁公傑宋狀元焦公昭員外郎楊公傑侍郎賈公易樞密使王公之道參知政事王公簡孝于方公來季公元禮國翊永義侯柔公也傑工部尙書薛公祥侍讀學士刑公寬二十五人

并祀馮從諸生災廷翰之講也或問之曰名宦祀禮乎
日古天子諸侯祭因國之在其地而無主後者宦有德
於士祀之禮也何以祀鄉賢曰示典聖也祀必於先聖
廟乎曰於先聖廟宗主之矣不廡列者何也曰配於從
祀諸賢也名宦鄉賢何以序曰左名宦右鄉賢資主之
義也何以有是二十五人也曰聖王之制祭法施於
民也以死勤事以勞定國能禦災扞忠五者二
十五人之所以也朱極武人而祀何也曰災
扞忠也功統非公比曰柔公例於朱公者曰
忠義也以死事矣趙誰死勤事者與曰誰東轉
運使銀樹嚮應祀之也有戰功曰宋史不錄無考關
之可雙公漸當鄉賢也曰博學能文不必其賢所
至有政若古術吏名矣朱公風亂蕭遊者與曰蝗
飛入不傷禾稼朱公也王公遷以與蔡趙公汝款
以守其祀之也亦然公元樂公璜鄉公以信王公
化錫於一統志乎曰闕書猶可信也同知而祀魯
公矣爲而復陳公曰不見國書也陳公學正何祀
也日五經規矩整蕭學校示教木也袁公物祀而
復乎學校鄉人谷一祀也城隍祀於廟復祀於山
川屬其義一也公其第無開者與曰焦亦天下一
人也公易正公閩一臣邪曰買程學王朱學也絕諸
貿矣何以上祀相山也曰相山求易得也況開紫活人

與朱公類者邪然則如位序何曰父子之義軒車東西
何可也其不得如顏於由阜曾於萊蕪思於泗水者何
也曰不敢同於王者之制也季氏之孝何不逮祀立也
曰立之後有庭春是爲三孝祀元禮立與庭春之心也
祀立則庭春不應避食矣我聖祖定功從廟享獨祀木
華祭而能安豈亦此意與其不得如王氏父子何也曰
王之子顯於父以子而雖父並祀可也季氏子孫亞於
父祖以父祖而槃子孫尊祀亦可也方孝子何以始祀
曰方季之孝同而曾謀遺也哭敬孝子象不錄曰賢者
之過不可以爲訓也然則如贊禮郎何曰一時之恩典
與百世之法取不類同也薛公新附有見與曰集義保
境如表公條陳時政如王公直諒不阿如賢公如此而
猶弗祀乎郭彥仁朱文不並列象公者何也曰學校之
祀不尊戰功也邪公狀元也曷書官曰焦未官而卒邪
不與焦同也況典試纂修與經筵講讀功在翰林非狀
元之可盡與袁公而稱居忠義與曰爵也爵宋而人居
何以辯曰宋封昭義嘉應王居袁傑斯不悖矣名宦以
爵序邪日以爵爵同而以時也通判先卻罪非爵也曰
呂公大臣非諸公所可先也序鄉賢以齒與曰齒鄉賢
而屈軒車分也或曰子議則明矣其行永乎曰禮質諸
經事據諸史未見其能明也後有秉禮之上其屈矣曰
禮在天下義在人心名宦鄉賢有如當允予言越則年

侯取此議命廷翰紀之

祭器見州志

書目見州志

芝山書院舊址在紫芝山宋時建明萬歷間部議撤內書院地此山與焉掌州事府同知査志文虞屬民佃傷地脈捐俸贖隸本學又以學宮湫隘將官地抵易民地以拓堂基

興文書院

元王彬興文書院記公廬江舒人也名字則未聞或曰名覺字仲翁漢景帝末為蜀郡守仁愛好教化蜀地僻陋有蠻夷風人不知學公選郡中小吏開敏有材者親自飭勵遣詣京師受業博士業成以為右職又起學宮於成都市中招下縣子弟以教之教之有成以補郡縣吏其在學者亦皆獎勸蠲繇之人見以為榮爭欲為

學故蜀工皆篤於文行知世分所固有為臣知忠為子知孝為夫婦長幼朋友亦知有別有序有信焉孫是文風大振此特與學教民一事耳其他善政有不暇枚舉噫公在蜀日吏民愛如父母敬如神明公歿蜀人思之愈久愈不能忘至為立祠設像歲時禮祭不絕其德化感人為何如公値秦滅經後教化陵遲寢初與挾書律雖除禮樂未遑獨能建學立師俾治教休明至武帝時令天下郡國皆立學宮後世設校官奉禮先聖先師實權與於斯其有功聖門又何加法祭法曰法施於民則祀之書曰以功作元祀若公之法與功見祀於後世固有不得辭者欽惟皇元混一區宇式遵祀典凡前賢德業有關世教者許令從祀焉至順間同知無為事孛羅帖木兒欽承上意以公事蹟達諸郡府請祀不果至正間淮西進士余公延心為御史復上其事建諸朝廷見允立院設官其院日與文可謂知所本矣於戲自漢迄今千有餘歲不知歷幾代幾朝而褒崇功德竟無一人賈意於斯豈時有未遑運有未逮歟抑將或氣數歎定有待於今日歟則見我朝肇聚盛禮又出於前王之右也至正五年僕會試春官不利於有司入年例署是院長奈茲院創設基址素無定所工用一切之務素無所儲為之者斯亦難矣時京師韓侯可久知是州以與舉學校為己任與監郡同知節判暨州院師士協心營度鳩

工掄村肯堂肯構爲堂四楹規制宏敞前門兩楹巍然
歧立修廣與崇各若干尺崇階峻陛埶以磨礱周閣垣
燔覆以鮮瓦既完且美煥然一新誠可廕仰然非但爲
觀美將以妥靈肅祀而已自是春秋朔望致嚴盡誠陳
簋簋薦犧牲鐘鼓鏜鏘醴容陟降執事有恪也卸工於
至正八年春正月越明秋七月積成凡工儒所費釋奠
所需與夫師生廩膳之給一皆出州學帑州之有院自
此始吁侯退食之暇必躬督是役始終弗息其用心勤
矣講堂齋舍準是經營適爪期垂代未及一一理也繼
守是郡者克踵前績未備者復舉未完者復修則學舍
增崇有加今日矣經始年夏憲使王公繼志鞠四諳郡
獻獄之暇篆文化堂三宇扁堂之領冬憲使李君公平
行部按治肅政之餘撥廡江三公鄉民聞私占州學水
田六十畝以爲院學永業實皆作成而已後爲使司者
能紹二公之心則文永興旧從加多矣雖然官之與學
誠知爲政之先務士之爲學可不知所嘗務哉苟官爲
建學立宮而士不務興文之道則遊君是院者將何爲
哉今名院不惟日文而日興文其意蓋有在也夫與者
不隆報起之謂文者道之斯著之謂是文也堯以是傳
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文武周公孔子孟
祠者故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蓋謂文乙沒其文在
孔子孔子沒其文在孟祠祠之歿興是文者獨不存文

翁乎此名院之意在乎茲也文之為道大矣哉無物不有無時不然在天為日月星辰在地為山川草木在人為仁義禮智小則動息起居大則栽成輔相凡禮樂刑政紀綱法度粲然煥然者無非文也人文與天地參為三才亦與天地相為長久是故時有古今文無古今運有盛衰文無盛衰俗有澆淳文無澆淳文不徒文其經天緯地之文非錫民胥位與勤學好問等文可比也書謂敬敷五教孟子謂皆所以明人倫同一揆也呼傳為師者以是而教為弟子以是而學庶不負聖朝興文之意有司勉勵之心則文致與行可道蜀郡亞鄒魯矣猗歟盛哉是工也凡與斯役暨一時儒士贊襄其事者亦皆不沒其名焉

（明）吳國寶學田記

歲隆慶壬申閩溫臺趙公以名進士來守端須粵三載弊剔蠹剔吏畏民懷社倉樹矣學校與矣學門階矣古禮復郡乘修矣百廢具舉樹續孔和既而謀諸頒宮日吾祀廟而見登豆籩簋之弟節焉竊鼎爵劍之兆具焉吾恥之吾蓋學而見門堂棟楹之摧圯焉齋庫廊廡之頹朽焉吾恥之吾接士而見有貧窶坐之婚不能娶生不能養死不能葬者焉吾恥之于是取民之沒而入官名公田者凡二所一在南鄉五圖口甲下七十七畝一在州與鄉二圖十甲下九十五畝道計之則百七十畝有奇請于撫按額為學田且為之約

日自今伊始凡有歉于前三數事爲吾有司恥者咸取
給於茲田歲入之穀仍鐫諸石碑以垂永久維時師儒
若學正王君元卿訓導王君和周君祖濂王君家聘諸
生劉子崔沈子輔等思以記公之績乃相率而屬記於
余余喟然歎曰於懿哉茲舉也于飾器見禋祀之禮焉
于其學見豫事之敬焉于周士見振窮之惠焉一田造
而數善備矣吾郡守自明興來以賢稱者不乏未聞有
置田於學者置田於學則自公始然公所以望師儒之
意則有大于此者夫士之於學猶農之於田也農於田
而弗耕耕而弗耨耨而弗底於穫是惰農也士於學而
弗講講而弗習習而弗底於成是惰士也農而惰焉失
其農矣士而惰爲俗得爲士乎哉記曰修禮以耕之陳
義以種之講學以耨之本仁以聚之播樂以安之此治
心之法也詩曰無田甫田維莠驕驕孟子曰人病舍其
田而耘人之田此務博之弊也孔子曰言寡尤行寡悔
餒在其中矣此爲已之效也師以是敎弟子以是學是
請無惰無惰則吾心之田弗曠弗曠則所知高明所行
光大高明光大則裁成輔相彌綸參贊皆從此出士而
至此可謂成矣以是較農之稷奚啻什百千萬若然則
公之所以望師儒者詎不大與於時師儒僉唯唯曰是
足識公績於不設
矣遂書之以爲記

社學十三所在城五鄉八

巢縣

縣學舊在縣治右宋紹興知縣江瑨建趙登善繼之次第振興元末兵燬明洪武初桂廷用重建成化教諭陳瑞訓導桂璡請建尊經閣知府李嵩成之嘉靖間遷學于慈氏寺萬歷中巡撫吳桂芳過巢以舊址勝新捐金倡州縣協助復還故處府同知孫化龍知縣附九韶馬如麟鄒得爵教諭徐宏泰王爵章前後增葺明季大半傾毀

國朝順治丁酉教諭魏侯聘銳意修舉伐木告神明倫堂賴以不墜康熙巳酉以後重修者知縣于覺世訓導車之垣

乾隆四十七年知縣史必大教諭李景堂訓導葉時鳴以

紳士議詳請改建于尊經閣之址據卧牛山之陽面大秀山規制宏壯歷知縣徐日簪莫宗蔭左輔許肇封魏象彩相繼董率陸續修造

宋焦抑巢縣學記朝廷崇先聖育人才郡國皆有學今所至咸盛獨養士之源起於縣師者荒蕪邪治當誰執其咎耶南巢居道之衝控湖之襟行者雲集居者鱗比一壯邑也抑以紹熙癸丑到官謁廟之初僅有堂殿論訪本末有告余日是學始建於前任江公琯迫於受代餘則委於後人因循怠弛以迄於今予應之日廢興在時賢否在人道時之興遇人之賢事無不濟迫至甲寅邑大夫趙公來臨顧瞻輿歎欲繼成之值歲洊飢縣帑空虛來易舉於是行覽政飭浮費構其事之先後隨其積之以薄而施設焉民力艱食流離盜道公設粥以待飢者緒衣以其事傳檄九州所活不如其幾萬人橋南有挽延袤五里一雨則民病涉公以粟募民運石以甃所利不知其幾百世雨暑祁寒念民無以爲事育也則尚之歲時享祀念民無以供粢盛也則用之民之生公之暇也諮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乃悉意於學校之事而建學之役於是興焉明年建齋舍入門又明年

立戟門起兩廡以繪崇祀塲墻階砌為之一新聖殿講堂復加塗塈以至器皿牀俱之屬莫不纖悉畢具凡此職支費一皆取辦於撙節之餘毫髮不以擾民也先是職事生員無肄業之地而絃誦寂然公乃盡號召閭里之習文藝者胝試於學棘嗇鑰戶彌封謄錄悉如秋試之法凡與選者必在學以奉職劉且升講則有講書之職日用出納則有司計之職供課以程鳴鼓以序置門計以限出入而無子衿之刺非在學不得破供而無素餐之飢數載飲食又悉如侯泮之法自絃歌之聲不聞而溥書期會日不暇給十室之邑有畱心學校如趙公者亦難其人矣學職一日謂尋日是學始於江公而成於趙公其有功於名教甚厚不可以無傳請尋誌其事昔信公修泮宮而史克有詩子產不毀鄉校而昌黎有頌今既受其事悉其顛末雖欲不書不得乎書之意非私於二公也貲有望於來世也書不云乎若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塗塈茨若作梓材既勤樸斷惟其塗丹雘不然視今為何如趙令尹名登善字從之慶元三年九月九日記

明潘鏜重修儒學記

自古有天下國家之責者未始不以興學育才為首務粵自三代以至今茲雖其間隆汙分合衰盛之不同大抵存乎其人而理亂因之也嬴秦破壞先王遺制亦以法令為師而鄉舉里選之法廢自

時厥後卒不能復鳴呼是豈古今異宜而竟不可行也
聊我聖祖以戎申閒國明年詔天下立學其規制大較
有文廟有明倫堂有廡有齋門有列戟有櫺星享神有
府有庫有牲有所樓土有館公庾有藏自圖都以及郡
縣無不然者巢爲幾輔內地舊亦嘗有學中間廢與惟
厥侯哲愚洪武初建於桂侯廷用永樂間修於王侯寧
成化中敎諭陳君瑞訓導佳君璉請關學宮之後之淫
祠爲尊經閣宏治末謝侯俊更新之正德初南海何侯
文邦始創射開於剔之左而規制略脩矣今侯來宰兹
邑維時正德癸酉祇謁之初顧瞻廟貌弗稱乃節縮浮
費隨安壁盡而相以倖資遴選義民之才且愴者董其
役於是乎植其圮者墻其薄者易其析者新其故者壯
麗其漫漶剝落者不阨歲端嚴深規渠渠翼翼稱其爲
學宮矣又相地之形勢廣狹而更張之創企德堂於戟
門之左會館堂於尊經閎之右名宮鄉賢並祠於大成
殿之東西義路禮門標表於明倫堂之左右凡此皆古
人所無他如新神廚新儒林門新射闢又區觀美殊往
昔至是則凡規制所得爲而缺典於前者煥然大備矣
是役也經始於正德甲戌冬春落成於乙亥仲冬學博
林君文焯韙其事之顛求造出貞劉敬先胡傳乞記於
于夫天下厭俗之美惡行乎人人心之淑否在乎敎序
序也者所以淑人心化風俗之地也程子曰古之仕者

為人今之仕者爲已嗚呼今天下之人牧其能不以刀筆筐篋爲先務者幾何惰者假勞民之辭陳折稜崩而曾莫之或顧點者往往緣是以便其私圖尙忍言哉尙怨言哉若茲役之成民不告勞財不稱費致降於觀德報本之地而默逝夫養賢正俗之機雖古辰吏亦不多讓夫豈直知所先務而已二三子游息於斯蒞相與張爾奮發以聖賢自期希顏亦顏希舜亦舜他日出而用世自吾心之所得者而推之沛乎有餘地矣賢侯今日之所望於二三子者寧不在於茲乎寧不在於茲乎侯名景暘字仲升河南信陽人其他善政悉可書紀其大者餘則略

明葉逢春

巢縣重建儒學記

古者鄉黨皆制塾序孳子弟於中而教之故子夏云君子學以致其道獨學而無友謂之寡陋君子鄙之故學猶百工之肆也百工居肆而事成君子居學而道致而後之解者昧其旨則不適於古人尊師取友之義矣明興倣古教學之意每郡邑皆置學拔其子弟之才者置其中每學置博士數員以教之月有課季有試歲有校故人人向學持孔孟之論爲依歸毋敢爲異說其有語不本於經術者皆勿與登進以故二百餘年人材追古爲國家資用而致斯昇平非偶也巢爲廬治邑故學北在邑治右正德中遷慈氏寺嘉靖間會撫臺吳公行部至縣謁學宮謂甲科之寥

落蹊睇者久之謂故所廢學址勝於遷所即命撤公帑五百金令復其故已請於各院咸報可助以官錢其若干維時李令世隆始其事後陳令經言踵成之始於萬歷三年秋九月以竣歷五年冬十月竣前爲先師廟後爲明倫堂又後爲啓聖祠祠左右爲鄉賢名宦祠前爲敬一亭廟左右爲兩廡前爲戟門爲泮池又前爲櫺星門外爲崇所爲雲路街明倫堂左爲造道齋稍後爲教諭衙右爲進德齋稍後爲訓導衙覩舊址移前數十武先是學宮雖建獨尊經閣尚缺陳君復捐官資及申請公豁而成之乃率諸博士弟子員請記於不佞不佞無他持說爲多士益試以該學之遷復教論之附之學士先生云佛老之害甚於傷聖夫故學之址本善也己而遷於慈氏寺是所謂迷儒儒之佛也今茲反其故所斯得孔氏之宗旨六經之要歸聶迷途由徑者殆引而致之大道發爾矣余向所稱引學以致道也夫笠之勿售學而爲枯梓就乘而將至不若管之爲愈矣今聖天子力黜元虛鼓尚儒實舍其中庸而迷之辟空以重遠明時之旨似不若反而求之故所學者爲愈也爾多士其尙述本旨勿爲空談務當諸君遷學之意以祇承聖天子作人之旨雅故

明陳階尊經閣記

梁縣學背之高邱舊爲五顯廟所據廟之棟宇雄偉壯麗俯瞰黌宮凡邑之所蔽伏遊者率

山講堂巫入妖巫邪覡不逞之徒淫媟喧囂鉦鼓之聲自旦達暮大爲絃誦之病成化丙申蒲陽陳君瑞與學政心欲毀力未任歲戊戌吾慈桂君璉來武敎卽毅然日嗚呼曾謂夫子之宮而可以妖淫溷之乎闕邪翼正吾徒分內事斥之奚容綏耶與陳君協謀明年上其事於府業得請令李進者膠於巫史禍福之說固執爲不可陳桂二君義形於色劣卒於諸生路其象卽顏其稱日尊經閣移御書經史於其中而扃鑰之李令憤且搆他事以加害桂亦條其不法數事與相持巡撫都憲張公贊下其事於郡委府倅解敏以勘解與令同里閑佐彼以抑此而桂愈不屈乃大肆酷暴以凌之隨髡于杖下其子閣諸切李以憂死解亦抵于法而廟之士宇終歸於學於是學宮尊經有閣諸生棲息有址從誦洋洋大非皆化犛弟子思慕不忘微余記之余惟尊經以垂道也閣邪以衛道也以垂道之心爲衛道之計郡邑大夫正常鼓疑誘拔之不暇顧乃倒戈以相攻曾不知其所遊非聖門所讀者非孔氏書乎朱子有言不能攻討而又僞爲不必攻討之說抑獨何心哉桂君所學所蘊吾徒乎皆所畏者不得一有所施而竟爲奸邪所害惜哉雖然桂君死而閣獨存然則此閣其桂君之甘棠乎見閣猶見桂君也觀閣以載經以載道諸生登斯閣者講焉習焉辨焉思焉究是道於心體是道於身蘊之爲

德行措之爲事業使是道之載於經是經之載於閣皆在我而無餘此尊經之實也此二師立閣之盛心而桂君之死猶不死若徒以是閣爲觀美以是經爲誦說之具而不能體諸身尊經云乎哉傳曰尊者恭敬奉持之意學者勗諸

甚逍之朔亟修儒學記

今上龍飛之十有四年秋通府劉公來署縣事下車見學宮蕪蔬堂廡傾圮與學博魏君謀撤而新之魏君遂捐俸爲士民倡因周咨邑紳暨學弟子員出財鳩工以次年之孟夏始其事閟四月乃竣厥功勘石以紀徵文於余余惟先王治世之法學校居其大端此有司教之任者所貲飭其以脩其貲也夫造士俊士之典與三年九年之序周蒞詳哉言之陵遲以至於季而求所謂百里一上官里一賢猶寥不少概見也意亦人貌棨名治徒干具治陋就陋寥不一鄉重何事遂無復舉膠庠於彬文之隘乎鳴呼而所由來其漸矣居巢山水甲江以南佛宿肄菁莪之雅質有其變者兵與以來澤宮鞠爲茂草雖師儒鬼藻泉文豹變而時釋茶躅躅俎豆之前秋鼓倦徒倚之比之前乎此者游談張議重折枝春築舍誠不人大僩四歲末流直阜壞置之乃今而輕庭翼邑人士成都伏道於搆特以至以得學其則爲宮樂矣夫丌山陰而志氣漿瀚奐新

則異端肅此魏君所以與邑人士煥然更始也登賢之名焉己乎雖然君兇不以名求之士何可不以實應之如使居於其地徒日學耳將不紘誦飲射之圖而且為謀利計功之事不拔修游息之務而祇為弱心誠質之資是且磨肆乎仁義之途而禮圖書圖猶之遊廬也吾恐虛發白望不免漢處士之詣而卸起而在位且來衰周茅鳴之歌矣彼君師所以命之教與夫吾之所以整躬施物者果何有也而又登諸君子之心哉予願諸君子居業樂葉觀夫梁棟在上荀簋在懸若親聆金石絲竹之賢陶淑於其閒行見篤實輝光而日新其德周士雖乡猶不足矜有道之門況兩漢以下予如是則處為負儒出為名世論者當無所求於士且以頌今日綿造之功為不朽也詎不盛與

名宦祠在明倫堂之南

鄉賢祠在明倫堂之南

忠義祠

節孝祠在儒學西齋

文昌神舊無特祠即祀於尊經閣天順間設像紫微觀萬歷知縣馬如麟建祠學西康熙知縣聶芳改於牛山之巔二丁仍就學西舊祠致祭

魁樓在櫺星門左崇禎庚午教諭王與章建亦以二丁日祭

土地祠舊在學西文昌祠後今移于左

祭器見縣志

書目見縣志

東山書院在東山下久廢其存察院東者特上官往來駐節之所而已

梁湖書院在牛山舊爲義學雍正十二年知縣朱謹建乾隆八年知縣韓湘涂寧先俱重修院中置田爲延師課士之

資至今士人賴之

學田詳見縣志

社學十九所在城七在鄉十二知縣王鍌周思兖馬如麟林

宗晉先後增設

廬州府志卷十八

賜進士出身廬州府知府溫陵張祥雲主修

壇廟志

祀典之設列代不同我

朝因明制增修盡善社稷山川先農壇之外有城隍神唐以來設祀已久或以人鬼加之不可爲典要嘉慶五年

特

勅祀文昌神比於

關帝令依

令甲舉行之其頁有司遺愛在民所謂以勞定國有功德於民則祀之也鄉先生之足爲坊表者至今尸而祝之

則亦合於殁而祭於社之義至

聖廟之祀垂教萬世應别爲學校志云

府治合肥

社稷壇在府城西門外北向中爲壇兩旁爲廚庫北爲齋所歲春秋仲月上戊日祭用羊一豕一開銷祭銀三兩歲孟夏行大雩禮冬至日在社稷壇祭山川風雲雷雨等神開銷祭銀一兩六錢

社稷壇制東西二丈五尺南北二丈五尺高三丈四尺階三級壇下東西南各五丈北十二丈或九丈五尺繚以周垣石主高二尺五寸方一尺埋於壇內正中止露其頂神牌二以木爲之府書府社之神府稷之神州縣

亦各如之祭時設香案於壇南置社主於東稷主於西

山川壇制如社稷其下東西北各五丈南十二丈或九

丈五尺神牌三不設石主

風雲雷雨山川壇在南薰門外每歲春秋仲月上巳日以城

隍神合祭開銷祭銀三兩

先農壇在郡東威武門外五里堡雍正四年

勅建每歲清明後亥日致祭行躬耕禮並於壇旁立耤田四畝

九分歲收租十二石五斗除備祭品開銷租稻三石九斗

餘租變解藩庫

郡厲壇在郡北拱辰門外歲以清明七月十五及十月朔日

府中預發牒文請城隍神主祭三祭開銷祭銀四兩五錢

鄉厲壇 今祀典無

明隆慶志洪武八年定制每里立無祀鬼神壇一所命耆老歲以春秋仲月祭用羊豕各一祝文云凡我境內人民倘有忤逆不孝不敬六親者有奸盜詐僞不畏公法者有拗曲作直欺壓良善者有躲避差徭靠損貧戶者似此頑惡奸邪不良之徒神必報於城隍發露其事使遭官府刑憲若事未發露必遭陰譴如有孝順父母和睦親族畏懼官府遵守禮法不作非爲良善正直之人神必達之城隍陰加護佑使其家道安和農事順序父母妻子保守鄉里云云今多廢

里社壇 今祀典無

明隆慶志洪武八年定制每里立社一所命耆老歲以春秋仲月用羊豕酒果致祭於五土五穀之神祭畢就行會飲先令一人讀抑强扶弱之誓其辭曰凡我同里之人各遵守禮法毋恃力凌弱違者共制之或貧無所贍周給其家三年不立不使與會其婚姻喪葬有乏者隨力相助如不從衆及犯奸盜詐僞一切非爲之人並不許入會讀畢長幼以次就坐盡歡而退鄉里諸壇各屬並同今多廢

關帝廟在和平橋東元至正三年建各官朔望行香歲春秋仲月及五月十三日致祭用太牢一羊一豕一共開銷祭銀四十七兩八錢三分九釐並祀帝三代曾祖光昭公祖裕昌公父成忠公供廟內後殿祭日先祭

明楊術吉重修關王廟碑記有侯於昔而王於後者爵
由壽亭進號義勇武安其姓關氏蜀漢故將軍也以其
忠烈之故役後受命上帝列爲明神神之得祀者有矣
或以恆典制於司土之吏惟王則自閩都達天下莫不
有廟而大江以北尤盛由江之北王之降靈惟廬州府
廟爲之最意者是邦奠平舒遠沃野千里王時乘鳳雲
而來下固其所樂遊耶今太守西尤馬公金初未第時
戯神於沐遂既王慮若昔所夢稍畫之年得奉朝命主
司神人傾祀廟宇門精廡闕禮亭巡下洞旨不施歆傾
呀騎非敬恭道餒而步自庭除得故碑知王有輔國殄
寇之功遐詢衆庶知民有朝夕必禱之急與作甫議會
境遺大荒乃龍共七年爲宏治乙丑祁始獲愁爰理初
志嵩取前所謂不足者作之公首以倖俗民皆樂輸於
是侯壞來復新大門戶驕設而閩闕具朽腐去而丹肯
煥倘守加翼陞污中立始事之明年天予紀元正德夏
固月功成華像屬以牲禮告祠下父老具石請書以志
或日書神之忠則有廟在解禦災扞忠則廬末昔及然
則立何居有稱神先生曰鬼神惟能錫報故民從之不
然其無解祀乎故是役也公以之報民以之祈祈報不
久然後福祿交至而上下同慶請以是書之公曰然僕
時方寓廬黍命執筆乃以其事碑之廟中而別詳夢感
於陰系以銘曰累昔帝內欲振炎徊枚極亭侯王宜是

襄威惛華夏激烈慨慷雖有名將亦莫敢方元精不淪
炯焉若在帝以爲英偉職攘害掀髯風馳霄漢閈閎山
元達明王封顯載馬侯在昔舍乎汴圻夕與神遊金甲
而威先告不爽果亟羣魁既守廬江廟貌在境無德弗
報受役井井新廟孔嚴作自焉侯侯之貴徵神敬道周
匪驗今茲亨達甫悠何以知然惟政之由侯則有政神
相其凶永庇廬民亟祀千秋

文昌宮在郡鎮淮樓西嘉慶六年奉文仿照關帝一例致祭

府城隍廟在府治東北宋皇祐三年建知府揭稽朱鏞先後重修康熙十二年府縣官率士民斂財新之各官朔望行香祈禱俱集於此

元余闕郡城隍廟記合肥之城江淮之嚴邑也其神祠在淝水南浮圖祠毗至元中由明教臺寺來奉祠傳其子惠淵孫宗楷始作倉舍祠旁楷之子可龍益募人錢爲殿堂門廡繼又得祠後廢軍廨及夏氏所施地建別殿於其上龍嘗以役請於皇孫宣讓王助之有司與郡人亦皆來助龍以克効勞苦至番錦之事皆自親之或

不足則稱貸以從事如此者凡十有餘年而後克成而
誠之廢久矣元受天命萬國悉臣山徽海城成奉貢職
舉千餘年分裂之天下而一之故海內之城皆圯不治
而淮南者尤負岡而後降者也故城之廢爲甚特其神
祠爲民祀禱而存古之報祀雖坊庸之微皆索而祭之
號陞者保民之大具其功祝坊庸甚遂矣其祀豈可以
不賍祀之嚴則先王保民之政尚亦有能議者乎龍之
爲覩其徙可謂近民者矣郡人白玉張世傑事神素謹
乃攸碑飾閟請爲之銘其辭日阻江阬淮大邦維盧炎
城於肥蒴人以居天作潛阜以殿其旅神精攸屬靈保
攸御赫赫厥燭卓卓厥序絢祭珠樹呀如蔡咲雕房玉
除下有芙葉冠裳珩琛神谷穆如那之大夫董旄娼女
歲時來胥其容栩栢燔薦擊鼓烝行於下粤神拉予以
及斯所一者之季臨受其弊臨衙大欄亦莫我既誰其
爲之伊神之貽楚人有戶如杼之褸燠寒風雨歲以民
裕云誰之佑神之賚汝我相而砸昔爲金湯山川回翔
神其不忘修捍而域神有舊勞時享其逸式居以敖天
子息民燕及百神神作民主天子萬壽
明黄得功城隍廟碑訖嚮恩陰陽之理闡明之義誠世
湮興衰國祚除咨實式懸之故立社與立廟竝重鬼神
與法度竝嚴爲神道設教之初意乎是以公私邪正足
弁得失闕國家大治大亂之源傳日鬼神之爲德其盛

矣乎又曰民爲貴社稷次之又聞季梁之言曰民神之
主也聖王必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故奉牲以告之曰
謂民力之普存也奉盛以告曰謂其三時不害而民和
年豐也奉酒醴以告曰謂其上下皆有嘉德而無違心
也故務其三時修其五教親其九族以致其禋祀於是
乎民和而神降之福故明之不足而幽足以暢之陽之
不足而陰足以營之是以有公無私有是無非有正無
邪而人心世道亦有得而無失有祫而無亂余泰命來
鎮廳鄉遁親郊原雖繫寇氣之條亦人事之得失有以
致之則見城垣積謝守舍邱墟人民逃散官司失守是
以生者廢業而農者失耕商者罷市而工者毅技荒煙
腐草之下堠燈天礫之場幾不卯有人民安卯有社稷
幾不卸有法皮又安卸有鬼神所以人心若狂世道不
古趨鄉趨亂而遂是誠公天乎人卯焉能起鬼神而問
之予因是觸於日傷於神條於心而疏謀所以振起一
世之人心擇傷一時之韓贖而竝以貲僻萬世之貌賠
者非入廟思敬無絲也爰捐已貲爰鳩工匠爰新廟貌
爰條人心而數百載不靈之香火一旦告成焉欽差正
勇營防勦鳳泗等處總兵官太子太傅後軍都督府左
都督加三級黃得功立標下副總兵官范紹祖左慈李
應崇于守祖馬成龍張傑黃賢田雄王邦俊旗鼓參遊
王成發何玉官楊彪李可勝張國禎常進功劉有功李

成龍李榮中軍祭遊李應魁王定國傅荄邦周成福艾
成祥許尚龍王賜爵張茂卿劉應志楊進忠項成德把
成功李學詩賈大第汪蘇劉進管工旗牌劉承忠甲申
李春

火神廟在府治東北舊南嶽廟西歲六月二十三日致祭開
銷祭銀一兩六錢

劉猛將軍廟在郡威武門外歲正月十三日暨冬至後三戊
日致祭開銷祭銀三兩

八蜡神廟康熙志在余公廟橋東嘉靖初知府龍誥建後移
他所不吉知縣陳瑄仍還故址初築時掘得鐵蝗石餘仍
瘞之歲得稔春秋仲月致祭

馬神廟二一在府治東一在縣署西自驛站歸縣後每逢誕
辰縣中致祭開銷祭銀一兩五錢

龍王廟在火神廟西朔望行香龍王廟凡四淵濟在大蜀賓惠在上山感應在小蜀義濟在洋槎

廣惠王廟輿地紀勝在合肥縣西二十里按廟碑有云唐正觀閒行僧悲滿結庵此山誦經忽有布衣造門曰我東海龍王之少子屬時苦旱僧令其降雨答曰盜布天澤罪當殛死須臾宵澤隨需三日龍死於山隅僧乃攜以葬而民為之立祠其後水旱禱之必驗

東嶽廟在東門街元至元元年建每逢三月二十八日行香

南嶽廟明隆慶志在府城惠政橋西

旗纛廟康熙志在衛後西北隅馬神廟東其地舊為馬廠

后土地祇廟康熙志在縣東北宋建廟時掘得鐵錠鐵盤今

廢

司火昭明廟（康熙志）在城西門內元末兵燬

大王廟在郡時雍門外祀金龍四大王歲春秋仲月致祭開銷祭銀一兩五錢

楊將軍廟在水西門城上祀宋少保楊和王沂中每逢六月初六日行香嘉慶七年知府張祥雲知縣左輔重修

包公祠地名香花墩在郡南門外明知府宋鑑建祀宋包孝肅公拯後燬於兵順治間重修春秋致祭開銷祭銀一兩五錢

（輿地紀勝）孝肅公祠堂在興化寺治平中太守張瓌作記今無考

明黄金包公書院記包孝肅公宋之名臣也其精忠直諒以比漢之汲長孺殆又過之視唐魏鄭公出處尤正其廉節冠一時趙清獻而下不論也其載諸宋史者炳炳與日月爭光其傳與天地相為悠久卓乎不可尚已第公為虛人壯於盧者往往以簿書期會為心求能表章先賢以風後進則寥乎來之有聞監察御史陽城宋君克明來守是邦末踰年六事漸舉百廢具興謂公乃鄉賢頎可漫不加之意乎郡中有河河之中有洲舊為浮圓氏之教所據太守至是撤而去之因相其地充材陶瓦鳩工事事南面建屋五間中坐公之像東西翼以夾室植竹木於四閣而環之以牆前建大門其地峻壘石為梯數十級登焉題其額日包公書院新傑偉麗過者為之改觀擇庠俊張福輩十餘人讀書其中而公二十四世孫大章亦與焉太守嘗於祭畢謂諸生日士學立師聖賢若公乃表表焉百世可師者也吾欲汝曹居家行已則師公之孝立朝事君則師公之忠庶不負建新院之意福輩奉教惟謹問以書來屬言記之鳴呼為政貴識大體不貴務末節嚴先生祠堂范仲淹搆之韓昌黎潮廟王濠新之以其所關者大也孝肅之風聲足以廉貪立懦其有功於名教大矣不此之重而務其他可予太守善敘乃及於是有以激人心而勸風化可謂得其大體歟况其所費悉出自規畫一無所經於民其

才之長又有過人者繼自今廬之士氣不丕振或以直諫顯或以廉節著忠臣孝子之門上紹先賢之芳躅未必不由此舉基之是太守亦大有功於名教也皆可書之

明張瀚包孝肅公奠文

廬郡本宋龍圖學士孝肅包公故里城南有讀書臺士人呼為香花墩莫詳所自公祠像告身遺碣在焉瀚始至謁像既訶其大異習聞復歟遊觀者會飲歡呼褻狎非禮乃建亭堂前奉公於中合不可狎既又題其臺曰流芳為文以祭之曰嗚呼天下事以意想擬人必失其實以憤激稱名鮮得其理公風裁勁節歷世世罔不企慕雖恐賤童稚皆知之至繪公圖貌像則備極奇怪今觀遺像乃清雋古雅殊無異於人人議擬公行執取廉刻深文發姦摘伏至考其實乃教大體黜儀酷殊無辰乎中和然從知習俗所傳皆曲億深柔激於時者也宋以忠厚立國其弊也流而為弱縉紳雍容相諛悅公獨持骨鯁務尊主疵民不為雷同附和以坐鎮流俗故天下取立儒廉頑之意獨以嚴厲歸之而恪其博大流傳既久匠氏務極嚴厲為狀差溫雅創慮弗肖宏乎奇怪之形嚴猛之改愈傳愈失愈遠愈信且堅也公符疏戒天下觀察使務存慢畏無事深求焉有以此們言朝著碩自食其言即是可以槩公之行語云衷齊不念舊惡聖人不先介而亟稱其量懼未覩

其全也則天下未及覩公之全亦久矣余忝刺公郡仰公汗顏敢因蠡測用以爲質英靈不昧倘默啟所蔽以陰惠公里也

明潘恕重修包公書院記舜原楊公奉命按治江北轄結猾蠢逆刃而解稍暇則詠名勝懷賢哲廬城東南濠之渚曰香花墩有宋包孝肅先生書院對岸則包氏後裔家焉公既爲之立家廟俾其世享顏書院年久勤者或漫堅者或圯乃郎其舊而新之書院據墩四面皆水南爲大門顏曰包公書院門左右夾室各一間中門而北可十餘步爲正堂三間肖孝肅遺像顏曰廬陽正氣東西爲廊廡各三間鳩工於已亥春三月不逾月而告成一棟宇翼如丹青煥如皆公經畫致用未嘗費民一財勞一力也夫孝肅直道事君彌久而名彌光故自宋至今禮之者非一人然而情文兼備公私竝郵則未有如我舜原公者蓋公尚友之心深有取於直清之節而凡在公陶銘之下者亦可以覩感而興起矣恕不敏祗率指教聊以志歲月云昔嘉靖已亥秋八月

李封重修包公祠碑記有宋侍制包孝肅公祠在廬城之南濠香花墩爲公讀書處其裔世居祠旁朝夕奉公祀守有祀田五十餘畝在祠之左右後侵微不自振屢售他主余蒞廬之明年檄縣詢得田主名期還其舊旋

奉委署象賴州不果時香山交泰鄭君以毫州牧來代余甫下車則取其田之在王寘聰者十畝餘為坵者四在禱煥者十二畝為坵者七在要倫升者十六畝凡大小十四坵其價錢以千計者一百九十六銀八十兩寘聰等義君之舉誠四之三焉君所捐銀十四兩八錢三十千而田悉歸包氏既皆日孝肅精忠亮節載在宋史氏其祀安不祧茲田之在其子孫富則已貧則人今裔孫念胥祀不任事公謀如之矣而鄭君適代公克運厥事不可無以圖厥終茲田之為包氏有俾其永永世享於公乎是賴余日是則誠然孝肅廬產也與廬人其守之其可今之廣益局其司事者皆廬之良而篤於義足以鎮服其鄉人此一事也使田掌於局租入於包視如公田然其無虞皆日善於是繕其畝坵租數於册界之司局張子先岸郭子川李子永熙魯子芝更相主理以為公祀以利其後之人自今始乾隆三十八年歲次癸巳

孫士寬謁包孝肅公祠詩

巢湖浩淼汎千頃蜀山嵯峨趙孤影扶與靈淑鍾偉人遺躅千秋標骨鯁奕奕簪紳猗望宏曾閔肅行至性成由來忠孝無二理立朝慷慨萁英聲清心直道風所矢汰弊釐奸魍赤子使節曾傳移故鄉宵歌戚鄉撓綱紀洛陽上郡多橫豪幾眎法制同升髦驄馬如逢桓御史塵沂挪復揚織毫黍天松柏

千尋山改柯易葉非其質烏府高凝獬廌冠龍圖直玥春秋筆讜議紛綸奏九關關節誰能一到門掣鼉轟雷威辟易公推正氣還乾坤有朱越今數百載劫灰幾度飛滄海凛陽城南廟祀長古心古貌仍如在寒雲發變覆女牆清風謾謾動迴塘摳衣拜罷誌棲槩俊仰今昔埒術從樹宇經營賜先志彈指蔿然成往事塗炭丹髏覓如何望眼茫茫生遠思

余公祠在郡德勝門外祀元余忠宣公闕東門外又有余公廟明宏治十八年知府馬金

奏請建立

元貫伯民余忠宣公死節記

有元設科取士中外文武著功社稷之臣歷歷可紀至正辛卯兵起淮潁城邑盡廢江淮之間能捍禦大郡全盡名節者守舒郡余公廷心一人而已公家世淮西自擢高科登要職以浙東僉慈來鎮舒郡於至舒時國門之外數十里之地皆盜柵也公身率壯士累戰而勝盜遂退乃為壞朔傷近之地令民耕之築城壘修矛戟募勇士以圖克復突已國朝命太師右丞相脫脫征討江漢使至舒公即奉命率兵卒出境戰潰羣寇遂平權陽盜柵推時湖廣陳友諒據上流趙雙刀據池陽公常具戰艦數百艘借羅江西往

來皆爲二寇邀遮然與戰無不克捷或誘至城下而設奇俘獲尤多盜爲股慄駭數舒屬六邑皆爲盜所據民有逃移至郡之絕糧餽公捐祿米二百石以賑卹民乃安凡盜至民爲力戰時予自閩海還舒謁公於館下公延予門毖仰教投子將蹙曰侍公於城之南樓詐及國家顧語子曰余荷國恩以進士及第歷省憲居館閣每愧無補報今國家多難授余以兵戎重寄豈余所堪然古人有言爲子死孝爲臣死忠萬一不幸吾知盡吾忠而已丁酉冬十月上流陳寇至鄰城閉及兩月公梁出奇兵以職陳寇死者甚敵盜思不能獨勝乃會趙幾刀水寇上下來攻戰艦萬幾攀皺震動啖石鏗鏑公益厥將士民亦無懼色十一月趙寇急攻城南門陳寇攻東門戰數十合陳寇見兵勢復盤遂皆退十二月趙寇復攻城東公誓將士曰今城守孤危汝等當爲國宣力有功當以吾聞援汝不然則戮以狗將士受命亦皆以死自効血戰至就兵術不利公被矢傷及左目神思昏惑將士遂衛公還至闕比甦而驚愕謂左右曰全忠報國吾分內事耳使吾死得其地吾瞑目無臧汝奚以我歸耶於是將士復衛公出戊戌春正月盜整兵大合舳艫廷豆旗幟破發公率將士及賊居之民戰於城西門力戟至午城遂附公北向仰天歎曰吾守孤城七年今兵夜方溺不能滅寇雪恨願以死報國乃拔劍自剄墮塚

西清水塘而死陳氏以金贖求得之具棺槨衣衾葬於
城外公之夫人蔣氏聞公仗節即卒女安安覺赴井死
長子名得臣時年十八能熟記諸經書勸曰吾父死於
忠我何以生乃溺死於後閩之深池甥名福董善戰有
勇力亦戰死於城壕之開姪壻花李為義兵萬戶自城
外馳單騎回其家人勸之降李怒曰吾受元帥節矧平
日廿苦元帥與我其之元帥巳死吾降異曰何以見元
帥於地下耶日孜等亦當隨吾盡忠毋為人所魚肉乃
盡驅之一室無大小咸亟殺之然後坐取巨能伏拔刀
自矧而死賊衆入見斷其首而去其餘將士若萬戶紀
守忠金勝宗鎮撫陳彬千戶那海經歷段王等俱不肯
降成戰死於錚竊之下曉自古忠烈垣蘇者惟唐巡遠
宋文天祥而巳若吾余公廷心錘光岳之鹽氣有文武
全才方氣運之盛斷徵大獻煥然可述當多雖之秋戰
守之功鮮有健者及夫援絕城陷覺能秉節不屈觀死
如歸光人所不及光民行言狹風如勁草板蕩識忠臣
其此之謂與然公之忠節固職之所當為而公之夫人
若子若女一門之節義又世之所無者予素恬公之節
下見公之攻讀不及枚眾而公之大節敢不紀之以傳
於後故為之記仍贊曰於赫元逕篤生名臣識緣今古
學先天人折此大邦戒備整飭允文允武克著厥蹟古
有巡遠公貫道之猶與忠節敢揚頌詩

明李東陽余忠宣公祠堂記

正德改元之歲知處州府馬金言元故淮南左丞余闕當至正之亂分守安慶誓死血戰為江淮保障及陳友諒趙普勝諸軍合攻陷其城乃引刀自剄死并其妻妾子女壻佐士卒無一辱於賊者其事甚偉當其時已贈行省平章事豳國公諡忠宣國朝洪武初始詔廟祀於死所闕雖出蒙古而所居合肥青陽山故宅亦舊有祠久不治竊惟漢紀信生於西充死於滎澤唐許遠生於新城死於睢陽文天祥生於廬陵死於柴市而今皆附地竝祀若闕之精忠大烈可方文許較諸紀氏蓋有倍過之而鐘靈毓秀之地不得為郡縣所祀子弟所仰其為與亦甚使請修葺舊祠秩諸當祀從其世守之比於安慶以昭一代之監部口可於是亟修殿寢堂室豐凡物所有事者令縣正官以歲春秋拜致祭焉於戲綱常之道根乎天性其於人心無時與地而或間故古不必中國世不必正統忠臣義士往往有之漢唐宋之死節者代有其人而宋李尤甚說者以為忠厚養士之報固也元之忠節由於科目以大魁死者四人其他崇名應仕者後先相望忠宣以一郡之弱二千人之寡抗東南數萬之衆戰至於七十之多歲至於六七之久而竟不失其正以死又能使一門五節闔郡之士從而死者千餘人較功論烈尤大且著者也我明興高皇帝褒徵停典著為律令以表古今之

忠義至其所驕遂所惑定者亦不以君廢其臣而表章
之此可見綱常之道辟出於天而立教以治世者固聖
人事也又以見忠義之激於中者苟自盡於所事皆可
謂不失其正者也抑閫高皇於膚皷課將之士雖包荒
含垢而資有宋太宗范質之憾充類至盡無異於武王
封比干釋伯夷之義矣而況爲其主而死於亂敗之乎
者學不表之以爲天下教哉然則忠宣之垂表於令日
者亦豈非節諜示法之大端也哉族祖希蕩先生與忠
宣同舉進士分左右楠之唱名謝思皆同班序雅相厚
世所傳尚陽集者先生賓序之而以不得效死爲忠宣
媿以東陽規罷祖之仁後有感於先世之謚因表其事
且以風天下之爲人臣者若忠宣之族里行績則見本
朝所著元史及潛溪宋學士傳爲詳博雅君子倘有考
爲

周公祠在明教寺東祀明府丞周忠愍公璽

明葉逢春周天章祠記葉叔仁曰余讀廬陽志死忠節
者自洪周平孫而下迄於我明曹瑞鄉屈指甚三十一
人瑞鄉跡其行事芟列之剛直其二十八人皆以亂略
之頃激大義抱忠憤而爲敵所殲者至以直言而死則
惟我朝周天章孚崇德兩公焉贊時當草莽則人心易
激忠義感慨之士多而居常往往養位碩禄紱默苟株

之士寂乎不然何死敵者餘什九而以直諫斃者不什一耶兩公者以忤武宗斃於杖下崇德語在他傳中若天章則以忤逆瑾故肥之兒童婦女無不嘖嘖蓋公被拷掠身無完府矣猶弗少屈日吾死不足惜令忠義畏懊可惜耳斯言也豈古人所稱君子人與蘇明允云使吾獲知人之明而天下受不可一朝居之禍不忍也允天章之意使其成殺身之仁而杜天下敢言之口不忍也爲宗社生露計而非爲一身後區區之名詎不賢哉公祠碑記尚缺公之孫弟子員於德因蓬求浦君以請蓋蒲君以六安武罟肥事也余按天章與瑾崇揚下甚事弗阿弗衙璧慫之遂羅此憐假令天霍少假之詞色縱不得其驩心亦可免禍而天章不以彼易此里有富翁羣饒蓋日至摩躡因承之其後至者則摩其摩者之曬一儂獨愕然而進長指與之坐語葬儂皆媿而驚走天章者其不摩頤之流與天章叩死而國家忠義之氣稱是以掎扶而下墜其功豈小術哉甫君爲此請者甫之先者以忤世廟彼杖尋卒於獄夫世廟之聖明不世出者於天章有揮鬱未仲遂焉淪沒之旨抑此而於捕公又如彼豈日月之明或蔽寸雲雷霆之威偶摧直木者乎君其有所慼夫有所悲夫

瞿公祠在落水橋西祀明都督瞿公能

蔡公祠在十字街祀明尚寶卿蔡公悉

宋公祠在郡威武門外祀明宋忠烈公瑄忠順公玦

蔚公祠在落水橋西祀明禮部尚書蔚公綬

孫公祠祀明衞輝知府孫公鎮

乾隆三十六年准禮部咨設立奉祀生宋包孝肅拯元余忠宣闕明周忠愍璽瞿都督能盧江縣漢孝子毛義俱立祀生一名其蔡宋蔚孫諸祠舊有祀生俱裁汰

屠公祠

康熙志舊察院前為明知府屠仲律立兵燹後每春秋露祭設於斷碑之旁

杜璁太守屠公祠堂記初嘉靖己未屠公以監察御史奉命守廬州越二載辛酉春二月以疾卒廬之民士無

遠迺無不懿怛至於泣下者時王侯爲合肥尹謂民士之思匪是祠崇祀爲以儆之矧公政教深且厚義當血食茲土持其議謀於前郡邑博士令遷任僉君桂議相協於是人告於今郡伯喻公及郡之貳諸公咸以爲可於是列牘請於撫按督學凡奉教監司諸公成可其請乃合肥民士爭輸七十餘金及無爲六安盧巢舒英霍之有司又共折俸百二十餘金邑侯殫心營措集所在之金而復斂焉捐民贖居鳩工庀物度時料力悉更新之爲殿四楹肯公像其中爲門之楹覩殿致殿之從爲東西翼室各四楹又後爲燕室亦如之齋有寢牲有庖蒔松藝竹有苑有隙榛以周垣徑以修術發以領頭塗以至月僉然偉觀廓然遂敞且拓西鄰之室葺民居之歲入共柤以供春秋祀事之費經始于平酉秋七月迄功千冬十二月邑侯謂非記無以啟迓詔來也因介郡邑諸生歲寬張招席相徐標聳屬予爲記予不侯爲公之民於茲役惡敢後哉竊聞之民之病最夫有三曰冗費曰負賦曰詘時費冗矣其或歲之狀負矣其或貸之時詘矣莫或賑之病執加焉綵公來廬躬視庶務窘然以康濟爲己任奉身節儉厭紈綺素袍敝舄庭之泊如資客饗饋饱慮過侈時倭寇獗極瓜儀戒警鄰壤號多事憲臣開府罪餉支調勢皆責之於民每儆至公酌量衰穮十債一二大率謂類年飢饉民多流殍則無所出

當道崇重公事遂多寢適畏府之國供費爲亟閭閻洶怖公首下令曰無報爾業無假爾財無奪爾力惟我屬指麾底定他郡騷動獨廬晏然若無事茲非裁費之冗乎庚申歲大祲合肥六安爲甚部使未下勸糶之令民方救死不贍常稅實艱公周悉經畫重墨驚之罰益以無礙得若干金代民輸之父子妻孥賴公相保者衆茲非貸賦之負乎慮民之困凡倉庾貯積幾千萬平價通糴與民便之復以所入金命富民貿易他境得穀如初官罔告費民咸以蘇境內有山城有雉堞座有新鑄舊一歸之官民不得取取有禁公至弛其禁聽民樵採且多方拯濟易危以安興學育才銳意風教諸生貧乏待公畢昏舉喪者數十人茲非賑時之訓乎此三大病云者滌濯搜剔千里仰資其他異政善教競美循良視此不啻千伯之什一爾於戲樂只君子民之父母公爲邑長則撫字瘡痍室家胥慶爲御史則鋤過遷禦魑魅以屏濯濯赫赫所在著聲而竟以民事勞瘁溘焉不祿不亟爲公惜乎公名仲律字宗豫浙江嘉興人舉甲辰進士邑侯名有仁字廷化江西泰和人舉己未進士云

李公祠在和平橋西祀司理李公哲

以上諸祠俱春秋致祭開銷祭銀一兩五錢

土地祠開銷祭銀一兩六錢

獄神祠祀漢蕭何曹參開銷祭銀一兩六錢

潛山廟

明隆慶志在府城隍廟後

炳靈公廟

明隆慶志在南鄉元泰定二年建

五顯廟

明隆慶志俗稱三坊廟

伏羲廟

明隆慶志在府城東山亦以伏羲名

女媧廟

輿地紀勝女媧廟在梁縣東三十里邵拱有詩云八卦初成結繩代補天當日更功深

明隆慶志在府東梁縣鄉

中將軍廟

輿地紀勝申將軍廟在梁縣治南二里舊志云按此宋志楚白公作亂楚王以申明為將軍伐之白公懼執明父諭明退師明以既受君命當移孝為忠追敗之白公怒殺其父楚王欲賞明明曰我雖有定國之功而有害父之恥遂自刎人爲立廟

天后宮在縣橋東閩人公建嘉慶七年重修

白馬廟

輿地紀勝白馬廟即漢九江王英布也在梁縣

聖姥廟

輿地紀勝聖姥廟在城左廂明教臺上加封誥詞云受命富姥爲吾川后平居則安流而濟舟楫遇難則揚波而杜寇戎

巢湖聖妃廟

明隆慶志在姥山廟晉時勅建

中廟

明隆慶志在巢湖北岸地名鳳凰臺元大德初建中廟正德年重修層樓屹立爲郡巨觀

元于欽迎神歌廣開兮龍宮御仙姥兮下雞籠神靈雨兮先以風雲浤浛兮漸以東揚羽幢兮建翠旗驂青虯

兮從文峒鏘鸞背兮下洣若有人兮開羅幃羅幃淡兮春風儼仙靈兮在中集于艘兮鳴鼓疏節歌兮綴舞負桂酒兮藉蘭肴折芳馨兮遺遠渚神析析兮旣妥留澤斯民兮受其祓

送神歌

駕雲飛兮倚衡捲珠簾兮留暮雲千西江兮極浦數峯兮青青青青兮未極君不少留兮起予太息兮吹參差兮水湄送仙娥兮歸蛾眉颯兮秋霜淡白雲兮其邺所之自今兮世世俾來者兮爾無違

明 饒良材詩 湖上高樓四面開夕陽徙倚首重回氣吞吳楚千帆落影動星河五夜來羅隱詩留仍水殿伯陽仙去只山限長空送目雲霞晚雨旅天風下鳳臺

馬忠肅公祠堂

輿地紀勝 馬忠肅公祠堂在包公祠之西

宋 韓元吉包馬二公祠記 賢者之在天下其生也有以惠于人則死也亦有以懷其心故雖里巷匹夫思慕而不敢忘敬畏而不敢慢也後或使之然哉惟其名久而行愈彰身亡而道益著百世而下如一日也故古之爲治者於一鄉之賢一國之望必尊禮而敬事之或不可見則亦謹祗其墓域嚴其其廟貌幾若奉其先者非觀

其威靈禍福也所以興起其俗而動化其民使知賢者
之不祇也宋有直臣曰包孝肅公廬之合肥人也其在
廟豈不能一歲而甍而其鄉人至今祠公於節婦臺下
節婦者公之子婦權也舊宅煅於兵火而表臺蕭然獨
在棟宇卑恆士民欲新之久矣淳熙八年武郡大夫延
侯堅安撫淮西既再歲民和政成始為宇甯公之像於
中而竹其夫人張與子及婦於後室位貌顯設儼如家
庭侯則又曰忠肅馬公亦是邦之傑也與公皆家合祀
皆嘗與其鄉郡懍有惠愛令具翰傑於學宮博士諸生
以時奠其基矣顧其祠久廢是空竝祀而無疑者於是
卽其傍規地以建忠肅之祠惟孝肅忠肅二公其立朝
本末與崔氏之事有傳在史固不待述而侯乃以歷人
之意請為之記嗟乎世之論孝肅第以剛正敢言辨忠
邪詆權倖犯天子顏色以議國本罷內降為難而元吉
獨款其初為監察御史時直言國家取士用人未得其
賓歲賂戎狄非禦遂之策宏選將練兵以為違備此誠
知天下大計為甚世慮者忠肅公智略明鈸雖不致於
用然識諸名公於未達自呂文靖田宣簡宋元意陳恭
公而下期以輔相號知人之鑒其栽制繁劇縱釋遁賊
破械斃縛全活韭課前後于有餘人領屣符者凡十有
七善政同多而元吉獨數其在長沙日亡命卒剝掠為
患有捕而殺之者吏坐以死公貸之曰是為民除害也

逮移江寧行次九江屬歲旱民饑湖洲漕米適至公移文守將發以賑民會不問其可否真議權知變而善任事者非世俗拘攣之比也今延侯膺一道之寄來治於歷乃追美二公輸奐其祠以慰其鄉閭之思是將興起其俗以道其孝弟忠信能合於古矣故爲推明二公志其大者書而揭諸祠下庶幾士大夫咸知向慕之不徒紀其歲月而已也淳熙九年十二月記

姚李二公祠

康熙志姚李二公廟在府德勝門外十里許爲宋姚統制興李招撫顯忠立又南鄉有姚公祠

旌忠廟

明一統志旌忠廟在府之定林宋紹興末金主亮南侵統制姚興與金人遇于尉子橋麾兵力戰手殺數百人旣而父子俱死事聞卽其砦立廟及復淮西又立廟戰所賜額

旌忠初興以四百騎當金人十數萬金人相謂曰有如姚興者十輩吾屬敢前乎

按明隆慶志姚公廟卽姚興在西鄉疑卽此

徐將軍廟

明隆慶志在南鄉南河口

明宋濂徐將軍廟碑帝王受天命而興默運元化施陽欽陰日月爲之御行山嶽爲之震疊川君水伯咸聽其命命而效職獻靈理勢則然也今皇帝定都金陵伐亂討逆道將出師旌旄所向鉦鼓所戒巨城大邑無不降廟時則有若徐將軍者亦著神功將軍烏程人晉時行貢江淮閒道盧之巢湖溺死死而爲神巢民奉之甚謹上初渡江諸將多祀神舟中所向克捷或以事聞於上歲戊戌某月命南安侯俞通源卽龍江處龍山爲廟祀焉擇清修道士汪與權駱德輝徐善誠三人主其事及旣登大位之六年爲洪武癸丑九月大駕幸廟龍時與權已化去詔德輝等葺廟室樹名木且敕改廬龍爲儞子山德輝等承詔奉祀益恭甲寅某月復拓與建祠奉其

致所謂元武神於劇左殿堂門廡畧具咸以爲斯廟與
國同與將軍之功格知帝主耿耿不誣其本始因不並
無考而元武之祠威靈日著亦宜牽聯得書乃來請銘
其銘曰帝興江淮賢豪景從叱咤而雷霆斥而風發摧
人同鬼神爭助水伯川君罔不來赴維巢有湖神之所
都陰翊王師遣鼓龍旗敵城領頷大將攸克示以神兵
昭護其魄軍聲如霆目無全城一日十勝斬寇率平帝
詔將臣成功孔速氛有神助使之順伏將臣有言非惟
戰功維巢有神實張兵戎帝曰異哉何以勸賞罰非所
英偉其廟享龍江之陽山廻閣翔作鎮於京以綏四方
有廡有堂有筵有几神之戾止泠風如水都人來觀天
子聖仁天子褒功及於鬼神神都人來言神之威武洞於
幾徵以佑明主上天垂象龜蛇合形佑我下民功尤難
名並祠實並精神上通合慶同體以贊化工時清歲康
烽燧不芒都人薦奠粢稷豆觴人神相依其德弗諂於
千萬年彌久彌昭

華家廟

明隆慶志在西鄉建於元

馬張二公祠

康熙志察院東爲明知府馬公金張公瀚立今廢又張公

遺愛祠在水西門外

明王錫爵張公遺愛生祠碑記前廬郡太守元洲張公既去廬之若干年累遷至今爲大司空而錫爵閒從之南中得請業焉公于學爲大儒于吏爲名卿而錫爵之生也晚不獲見公治廬事比者橐筆直史館得緒校隆慶初年章奏公時蓋開府南北邊會南北邊多事公所策虜寇虜質及亭法虎識所便所不便具爲聖天子言朝廷嘗以璽書報從錫爵故耳習焉夫經九折之險者不足論康莊苞七襄之文者難爲言製錦公才位合符投牒解撈而廚堂之機飫是贊不難不懷顧何有于治廬廬之人即籍籍爲俎豆尸祝公亦何足爲公重也錫爵持此言也以謂今太守張君張君曰子言則然抑吾見廬人之德公如赤子之方乳于母其去也思焉情也何言公輕亟哉子强爲齋錫爵故習公至是以廬人語乃益習公治廬事公爲政宏惠寬簡帥德自躬不務爲亟亟取督責成謂長者至於關撥吏奸建設民利燦然皆有條精可世守而其績敦則勤農興學覽賦惠工最勤而若嘗按行城西水門視浚源山其上游建瓴而下數日民其病涉乎乃束而橋之引流出入於湖人日有

鄉閭之功大治廟學博士弟子以都觀講弦誦其中公
觀爲弊蔀發蒙人人得所欲去其入室高欲往往用明
經備起知名於時人曰有文翁之化歲比不稔公以便
方斥併開倉賑活飢民禱雨雪皆有驗今郡志所紀三
應編連役歌是也人曰有肯州之仁通關粱憤獄市禁
切所司椎黠爲奸利者一切撫名之征爲籍而錮之以
數千百計人曰有晉陽之覓赣訟立訣授史重入人以
法至共有捃摭刺取常先大族有豪居霍邱橫甚公獄
治之其黨關說百方不爲解部使者嘗都試講武會軍
亂大謀甲而前公披帷故與作好語而陰識視其桀黠
尤不孫者既罷悉按詠之自是郡中肅清殊雨之奸落
機可而寢者無算人曰有湖海之明益廬人爲錫爵言
公如此公既肯澤施盧人功見言信則天子以爲任公
卿使歷大省而禰鄉至今官然於時次爲淹久少年後
起之士爭先用力勢機鍵以前薪目公公自若也先是
有同鄉貴人議爲公先客於嚴相所公笑謝之召捕嶺
南叛兵功未列上而爲他部引訴作而起不形喜愠于
色此又公孫行大節特立自信衾影瘠寐中而盧人登
能書知之故夫小人之智淺其求欲易厭而嗜好易遝
吏於其士者苟見痛疾能咻勞濁能理新請能致卸脊
然私而德之欲其長遠無遷貿而惘惘於其去如是止
矣及日疏事往賢者遞至吏出法令如琴瑟之改絃快

意順耳坌役思故聲哉夫穎川之政趙子都不名彊力能摧奸撥亂乎而班史稱其民歌思之至數世然代者爲韓長孺市下車議變法於長老長老人人稱便安在其歌思也故嘗試論之程功能計日月之吏小人易於見私而君子難於爲繼夫惟法常繼於君子而後思嘗淡於小人若是者神埋緊之非可以筐篋簿書一切而瓣也公去廬久而其後之君子邈風師指承用其法如今太守張君大忠吳君道明貳守白君希珩縣令胡君時化蓋教馴廬民卯公在時蓋錫爾前所言公磊行大節有出於世吏之外者廬民不知而君子知之用相與封植甘棠蔣揚稽美與人之誦勒之斯石於乎石可渤也公之遺愛沸可派也

呂公祠

（康熙志）萬壽寺左爲明知府呂公鳴珂立

明蔡悉太守呂公去思碑記皇明嘉靖甲子之歲天子覈吏治更置冢宰百官驟驟嚮風通廬陽缺守乃不決擬秋官大夫呂公上之天子曰可於是呂公祇承明命五月至廬一念愛勤不遑寢息未數月以入覲去廬廬之人私相謂曰吾公愛民如是得無以治行超擢乎已而公至民大悅時公亦以庶幾久任得展所學概然謂

人曰郎余不爲民害余之屬有不以某之心爲心者非余之咎耶乃日與諸執事可否於庭不爲苟合於是圖郡上下益信向公思見德化之成云先是郡之弊政里甲爲最驛遞次之自公雨立官徵之法其賦頓減役其役者皆大喜驗望若更生焉東南諸圩以隄續不成連歲淳役公先期出票督修之暨夏淫雨兼旬公禱日天如罪某則亟某耳民何辜焉是日雨止越翼日遂齊乃遣官賑之是歲罔用大熟圩雖澇不甚爲災久之公數曰廬之淳風以漓矣不有以挽之可乎乃歎禮鄉賓簡授教讀有以不道造庭者反復慫諭必發其良而後已往時左右諸役始類恭謹少之漸肆諸公亦每每曲貸之公獨廉實於法不少貸諸役亦竦息無以媒孽公一郡之吏其不惕然自戢且輸惰效惕之恐後也督學耿公以興起斯文爲己任按臨諸郡鮮不面承跡其所爲實大相悖耿公至盛尤注意於公公恂恂然未有所言繼而其學大進嘗請余余曰公不言而道日著矣公笑亦自信其然每臨正學書院日與諸生講學多士咸翕然宗之甫居期而太夫人訃音至矣僚屬鄉士大夫其不欲厭机顧日慮人之命也夫行之日自郊及境戀戀然不忍別者勿諭環城老幼聚而觀之充塞街巷遠郡之民聞其去咨歎太息如失所依踰年益思之不能釋乃相與謀曰得勒石以垂諸久益眞若子之於親周旋

滕下亦殊不覺一旦遂顏色繫館寓積累歲月觸日激衷有不勝隕淚者此碑之所由以作也碑成君邑余侯屬余爲之記余惟天子者吾大宗之大父母也守令者吾小宗之父母也普天之下皆吾大父母之子弟封疆之內則吾小宗父母之子弟也夫羣人而謂之父母子弟登強合而云然哉人人生生心而已矣顛連疾苦之在斯人陛必曰我司之我有責爾也怵然惕然皆痌瘝之在乃身信如是則聖天子之心益不允乎九州四海之心守令之心益不允乎聖天子之心哉公齋志於學確有定守和靜之氣溢於面目見者莫不樂其可親而實毅然不可犯以故僚屬同心吏胥畏服恩溥於士庶弊別於然賂一懲惰而綱常以明潰耑約而替教遠乾善政善教不可殫述由前一二觀之益不直信此心滿屬屬有出於聲音笑貌之外而無愧於父母之責以上不負聖天子者耶公一人此心處之于萬人此心一時此心萬古此心雖欲忘公烏得而忘諸公諱鳴珂字癸甫號蒼南嘉靖己未進士錦衣官籍浙之麗水人

張公祠

康熙志大東門內爲明知府張公大忠立今遺址亦不可

考

王公祠

（康熙志）子胥臺右為明知府王公倖立

馮公祠

（康熙志）與舊軍器局對門為明知府馮公聖世立局左有

来公祠為來令三聘立

賈公祠

（康熙志）和平橋西為明知府賈公克忠立

劉公祠

（康熙志）舊金斗驛前為明合肥令劉公徽立

張公祠

康熙志祀張副都御史淳

舒城縣

社稷壇

風雲雷雨山川壇

先農壇

邑厲鄉厲里社三壇俱廢

關聖廟在縣治東

文昌閣在儒學後形家謂不利移祀小東門書院

城隍廟在縣治東

八蜡祠在大東門外遇蝗災縣官親祭之

三皇廟在縣治東春秋致祭

明王章三皇廟記上古聖神三皇氏開天立極功被萬
世與天地相爲無窮報祀以禮空也隋之前未之或舉
至唐天寶中制始立廟京師有司致祭郡縣猶未及建
近代詔天下郡縣俱得立廟以祀誠盛典也迨際元時
立制詳備三皇廳歲時部縣有司具禮以祭坍廢毋怠
舒城縣舊有廟在縣留西南近歲於兵朔望貿調歲時
行事權寓草合深爲弗稱歲丁末貝侯義來爲縣深懼
其無以厥順德意乃首捐俸爲倡僚佐以式成輪倅爲
助士民間風斧走服役恐後督流汪源請身董其事乃
帝材於山取瓦於陶鳩工於郡郎落址而鼎建焉正殿
中時崇三丈□尺廣□丈尺深如崇之度重落飛毀
內阿環拱東西兩廡修廣如一紮給厥象尊卑以序前
杭重門外練周垣不修不陋弗慾於僕他所宜有以大
完成春秋獻亨恪遊侈制士民丕悅曦望咨嗟咸謂俟
既燕吾民以善改而典急急焉修與皞隆以隆祀典不
可無紀以所永久以文前嘗執肇隸太史以紀載爲職
業請爲文刻石仲尼子云庖義氏始作八卦以通神明
之德以賴萬物之情有農氏新木爲耜採木爲耒以教
天下黃帝垂衣裳而神下治是三聖人者開物成務作
則垂憲以任裘成輔天之責以左右斯民使天下後世
得以相生相養於無相者敦非其力也有生之民皆當
尊而祀之而有天下國家與几濟民社之若者表率章

所以致崇報尤所當務也近制掌以醫流蓋以韓子爲之醫藥以濟其夭死之言也嗚呼三聖人之德之功廣大無窮等天地又豈仰是一端而已哉崇德報功曷其有極誠不可以無記

龍王廟在縣西南十五里歲五月二十五日縣令親祭禱雨輒應

明隆慶志洪武初建

三劉祠縣東知府馬金以漢羹頡侯劉信刺史劉馥明知縣劉顯治水有功春秋崇祀

報功祠爲許榮郭象儀建毀于流寇今移建于錢家橋春秋致祭

康熙志爲許榮汪河郭象儀立

明無名氏許侯惠民碑記夫淮右南北要衝風氣剛勁世多豪傑倘矣方今之時其能全民生於至危知天命

啟在而德及於無窮者商陽許侯其人焉侯之鄉邑舒
璇賁虜州屬邑橫潰之餘頭述撫告歲自卒卯團立鳥
沙屯戍加以招懷綏楯散亡復合生齒蜂集筐鹿鄉比
趙明年結好佗部多實假以統兵元帥鎮守舒城脊援
之勢旣成甲午春正月有日青軍大肆殺掠封家長蛇
殆不能過腈肉爲食磯血爲漿几所經由不遺嘒類而
侯發令運謀以防不測連營扼險設伏乘機彼旣偵知
獨無所犯是年秋趨雙刀攻陷蘆州侯則躬握甲胄士
氣倍增旣令人逐北繼而修治滿壘營錯器械勞必
身先㜸食幾丁酉冬陞同僉分樞衝院爭鎮守如舊
又爲拔建七廢防三水樓梯如譜過者不致卿視焉
明年冬再孫門壢竊泱至甲辰伏逝今皇帝統御六
師侯復海宇同知已先獄刚侯焚香誓衆日我之堅
守茲士十年而盧州登日負天之功爲已之利但爲爾
鄉井全生計於茲者命有歸斯民永賴吾屬豈無憂乎
時卿表上符耳今眞賓名數租贖悉販以鄜有旨邊事
未寧仍領所印具軍改今任同知府事至五稔不遷愛
惠一篤故其授越歲日環立相視曰我侯之流恩布惠
者綳周又餘士民一侯之力身易以生家易以寧易樹
易耕脫萬死年矣匪而獲見今之日者皆吾父母侯賜
也兆載堅祇於百千朽成白縣官長狀其實來屬余文
爲之記侯諱焉垂不鄉偶儻好施果決有爲於佐理尤

有辭云系之以詞曰猗與古舒淮甸之域世毓俊豪既謀且力桓桓許侯匪降於常羅虎之雄麟鳳之祚維侯挺生通於革昧匪侯之援實侯之會舉旗翥揚大蔵於舒解復來完潰復來超壘丈驍勞壯強距躍茲孰爲之向安背虐壁壘既堅革莱既鋤崇塘以門潴水用防畜孳樹藝休養生息農耦倍十兵一當百侯畏孤立於以婧鄰聲倚勢速匪好榮思環敵衆攻隳甘瑞齒智距力支同生誓死佗則燹殘舒則獨完佗則震[illegible]舒則獨安佗則餞殍舒則溫飫佗則吞舒善則煦嫗舒自有邑孰德若俟猶子覩民與敵怨既厭始克保厥終禰禰一機系俟之衰泰運斯仇龍御天侯實有邛惟恐後臣命曰往哉維翰維翼俾六守臣用嘉爾績鳴珂於里匪以爲誇樹錦於鄉匪以貳華厚德孰酬福以後嗣勒銘者私國有大史

南嶽廟

明隆慶志在鹿起山

東嶽廟

明隆慶志在鹿起山

古舒王廟

〔輿地紀勝〕在舒城東北三十里寰宇記云漢文帝時淮南厲王子賜爲廬江王古舒即此縣是也王有遺愛立廟祀之然劉攽記以爲龔頡侯信二者不同當攷

周瑜廟

〔輿地紀勝〕九域志梁蕭有周公瑾墓下詩序見合肥志按王象之所稱合肥志是宋人書今不可得周瑜廟明志康熙志俱不載

錢公祠

〔康熙志〕龍津橋南爲知縣錢允燦立

王公祠三

康熙志爲知縣王家卿王禎王覩光立

林公祠

康熙志太平庵對門爲林令材立庵內有朱公祠爲朱令世昌立

許公祠

康熙志在城隍廟內爲許令學宗立

傅公祠

康熙志在文昌閣下爲傅學博儆功立

詹事胡公祠

康熙志大東門內

清源眞君廟

輿地紀勝在舒城有二畫像相傳爲龍眠居士親筆

廬江縣

社稷壇在西門外

風雲雷雨山川壇在南門外

先農壇在東門外

邑厲壇在北門外鄉厲壇里社壇俱廢

宣聖南祠明洪武三年宣聖五十八代孫孔思原從家廬江

萬歷間奉衍聖公府文學院批允家廟二祭子孫俱照闕

里優恤

關聖廟原名武安祠舊在儒學東明嘉靖間居民建祠于北

門外

文昌祠舊在儒學門內嘉靖間改爲啟聖祠康熙四十二年
知縣吳賓彥教諭金佐訓導趙渢重于舊基前建閣

城隍廟在縣治北明洪武中居民趙繼宗捐叅袁園地建

旗纛神每歲霜降日祭于演武處

馬神廟在縣治南馬廠內洪武中建

大忠祠爲明兵部侍郎陳植死建文難立有祠坐

汪聖廟
明隆慶志汪聖廟在小西門外
按祀隋末越國公汪華

祠山廣惠廟
康熙志在縣東南四十里磬山之陰元至正間建奉張王

湯王西漢吳與人祀典列江寧十廟

雙扶廟

（康熙志）在縣南五十里

無爲州

社稷壇在西門外一里

風雲雷雨山川壇在南門外二里

先農壇在北門外二里

郡厲壇在北門外迎恩寺後

鄉厲壇里社壇舊址多爲居民侵占萬歷九年署州事府通判查志文盡行修復每春秋仲月捐俸給各里並買田畝以供祀典

明陳揚彥增設各鄉厲祭田記

厲祭之義三代而上邈
矣其詳著於鄭公孫僑氏說者謂其得鬼神之情狀益
亦祀典所不廢者我太祖統馭宇內聚仁翔洽厚譯覃
敷凡含齒戴髮有生之衆恭慕乎納之生成中矣猶念
禁獨源鬱之民生無養死無歸宿者種種陰凝之氣附
草糟木結軫其陰類足以于太和而兆沴陰乃著爲令
甲凡九州內外無論郡邑大小鄉里遠近皆得歷祭有
差所爲通幽明宜沈掬處惠澤意至深矣願來循日久
祲以隨略典則戢具而精蠢蕩然鄉里厲祀往往葬置
不講遂令聖神悠遂博厚之漭有至有不至則郡邑牧
長不語於掌故之過也海冒杳公以鄉丞下祇無爲事
七年於兹兹當處時厲祭之顛乃側然念日有司提挈
一郡父毋之謂何而令因方呼暇之陰區區牲購有被
不被是傳舍土地而秦越人鬼不豁之戶素乎於是悉
心規畫詢者宿宿故典盡復歸厲之磅爲捐依薪之牛
隨各鄉里區置田詖謀其租入歲計若于令所在約正
及附近僻徙分掌之歲凡二祭樂事之日以其入得修
冥爲一如郡祭之例鳴呼公之用心何其仁且遠哉古
之善觀改者觀其所忽而子與氏倘論武王亦曰不泄
不忘夫屬祀廟遠而里祭項糊人所易忽何與捷骨放
虔而公注居區盡詳培若此郎所爲捐循露須吾知其
穢悉具備矣是不容無紀兹樂罟川凡若于處捐條凡

若干緍董其事者凡若干人例得列如左云

旗纛神在北門外演武場無廟每歲霜降日城守營千總官率兵丁于此致祭

關帝廟在州治前明崇禎十五年燬于賊康熙間士民募捐重葺乾隆五十五年州守蘇椿倡捐重修殿制廟基較舊恢拓并建臺宇

文昌祠在東門晏公廟前後毀康熙六年州人朱世持捐貲鼎建後復專祀于延壽寺之左嘉慶四年州守顧浩倡捐重修

城隍廟在州治東

馬神廟在北門大街往歲係馬官設醮于此

火神廟未建專廟附北門外東嶽廟右

土地祠在州治儀門右相傳爲鄭侯之神又有都土地廟一名伽藍在皇華坊後街

八蜡祠在北門流芳岡州同齊思禦倭死節附祀

江河祠在大東門外龍潭灣

土主廟在小東門內祀州人唐忠義袁傑

宋賈公祠祀侍郎賈易相傳在北門外今不可考

楚公祠祀宋待制楚建中久廢無考碑存州學

宋趙汝談待制楚公祠堂記郡故祠賢守三曰王公逵陳公瓘米公芾王公蘇黃門之婿王適之兄也爲吏健於才紹聖初爲郡人與三玗開十二井又築北嶽以捍水至今蒙其利陳公坐論蔡京錄右司諫斥謫尋起郡役罷其政猾来治此土也邦人以其天下士而吾里乃幸辱焉故誇以爲榮而米公則翰墨妙嵩也在郡所作

樓觀皆手自題其匾民每瞻思之余謂是三賢者祠之
當宋然考諸圖志則先是楚公建中嘗守此其治一以
清靜不援圭之日有遺發而獨鈌其祠登不忽諸余反
復其說得焉西都所傳循吏無惠文時人登惠文世無
良吏哉其故可思矣鳴序國家慶歷嘉祐閒天子垂衣
寀飲大彖華有司奉法循禮而海內晏安無事田不盡
利也而食有條於飽井不盡甘也而飲有條於味上下
數十年閉其布政都國者大抵非博[illegible]飲[illegible]者卽忠信善
士也故雖以楚公之才學亦不刻屈油發以求自判於
常人而民所以懷公者亦惟此心不祈表於外也鳴序
獨非盛德之至歟其後生極理汰法度日益新改而民
生於其衣食乃有求厭而不獲者是與利除害王公
不得不勤身出力以任之而事著跡存矣夫惟跡存也
民故不得忘則相率而奉嘗之王公旣繇功食二公復
因名纍蕺其次第如此而楚公遠矣顧有輕重乎哉今
中與以淮爲邊而無爲創前之敢難未遠也寀懼莫敢
郎安淳熙遠公私始稍稍鵠聚若狄自況內郡者而罔
穉戎事勤矣次議之來承乏此地流宕者未返瘡猶者
未瘞府無旬月之儲而循負新貨符督交至熱視其
知其爲也嘒然歎曰時安得復有楚公者以余爾民父
毋其庶乎而余劣不足進此得矣於議追爲公之詞以
記公行寧而歷訪乃無一得甚公旣不以名蹟遺後故

道老亦無傳者相距三甲子矣嗟乎以余之淺陋曾何足知公而區區企竦歆慕如將見之者徒以文正范公所爲而文富司馬諸公之所遊也公既老以天章閣待制歸維世所傳者英圓有公像余因得取之其出處大致在國史不論第論世道本末使知無祠前於公不爲少而有祠今不能爲公多而乃余之意則抑欲使人知夫翹翹之名察察之行凡爲一世之所慕耀而爭趨者皆公之細焉爾嘉定甲戌七月既望趙汝談記

二狀元祠宋狀元焦蹈登第七日而卒州人哀之立祠以祀左騏驥廢館中後增入明狀元邢寬

三賢祠在南城明巡按吳百朋盧州通判龔元本州知州何寵俱築城有功故祀之

明賈公祠在北門外萬壽庵右明萬歷閒建祀江防同知賈熙敬

史公祠在州治鼓樓北祀明知州史應選

南嶽廟

【明崇禎志】在州治南門外一里

東嶽廟

【明崇禎志】在北門外

五嶽殿

【明崇禎志】在開城鄉郭巨山爲嶽行宮

清流廟二

【明隆慶志】在無爲鄉

【明崇禎志】在泥汊鎮湖漲則禱之

【康熙志】一在許家埠一泥汊水神也

水府廟

明崇禎志倉埠門外水側

康熙志倉埠門外又各鄉五所

獨山明王廟

明隆慶志在開城鄉圩埂

巢湖廟

康熙志廟多不勝記其得名者天井銀屏九卿石礱諸山

桐城鄉褒安鎮神卽中廟所奉碧霞元君

北神廟二

康熙志一開城鎮一南鄉蓋北嶽也

漢皇廟

康熙志在北鄉孝惠帝元年令郡國立高皇帝廟時無爲

州隸淮南國故得祀云

魏武廟

明隆慶志在州治內今廢

宋郭祥正詩濡須山頭祠魏武粧樓紅裳按神鼓蘋藻盈筐酒滿尊呼吸風雷激春雨田疇高下春雨平操牲飲酒羅中庭吞哭刺魏遊歸晉皿食猶參社鬼靈

蟂磯廟

明隆慶志在周興山大江中心祀蜀先主夫人孫權妹

康熙志世傳夫人省母居樂江聞昭烈崩哀慕殞絕今之廟其藏棺所也宋賜額曰靈澤舟人阻風泊此必祭之

按蟂磯舊有道士結廬其上宋政和間賜名寧淵觀見陸游入蜀記

倪從霖澤廟記蓋祀典崇四瀆江居其一庶人不得與祭禮也然江流綿亘萬里風濤翕忽不齊吉凶易相感獨以故閟初江上諸廟得賜額而通祀者併有拜災樂忠之功時有因革跡有廢與往往稱神之姓字始末雜謚焉惟蟂磯山廟神靈澤夫人孫氏世相傳為吳大帝妹蜀先主之配還省其母居于樂江聞先主崩以哀蔡孫絶今之廟藏都所也燕湖縣治一里而近兀然巷石在江之濱而廟據其境凡雨暘愆則必于是而禱焉有慈未嘗不然舟之往來過風險莫不叫呼委命於神其幸而濟者日神之休也有宋賜今廟額封號而祈益以貴顯信于祝聽矣長江微限廟燬于兵道士謝德仙捐力起廢始為正殿設李老君諸人神像以尊其教置別室位夫人於中前為門後為樓而祠于旁蔡和陽邑民翁氏衆施田四百二十餘畝貴香燭供祀之費辛勤三十年始役其舊而有加焉乃紀其事介其友廬山周君靜詔子于京師賜為記按史漢建安十四年大帝資先主荊州之地而妻以妹先主西入蜀大帝以舟船迎妹南歸與世相傳略同其藏之見不與廟之因始益闕如也史又謂夫人才捷剛猛有諸兄風婢百餘人皆執刀侍立以先主之雄才大略猶凜凜然敬畏之夫有所敬畏則妥安內寵之忠何自而生鼎峙之業其成有歎焉不然則其所存者詎能與江流相為無窮哉子嘗亦過

其下舟人莫不瞻仰致敬竦然有所修省見于聲色凡人平居無事則肆怠無所顧藉孰知天地神明道在咫尺而平陸之險有甚于疾風巨浪者苟內視無怍雖瀕淖亦若履吾榻焉其內省有愧又詑事于外求哉雖然聖人以神道設教則廟位之立其或一助云

明王守仁詩中流片石倚孤雄下有馮夷百尺宮灔澦西蟠渾失地長江東下正無窮徒聞吳女理香玉惟見沙鷗亂雪風往事淒凉何足問永安宮闕草萊中

又江上孤臣一片心幾經漂沒水痕深極棲撐拄郎從古正恐崩頹或自今蘚蝕秋螺殘老翠蟆鳴春雨落空音好攜雙鶴溪頭坐明月中宵一朗吟

明吳廷翰詩目斷長江逆自沈淚殘香骨杳難尋千年不盡歸吳恨一死能明去蜀心世代山河傷虎闕歲時風雨聽蟆吟欲知英烈如生處獨有濤聲無古今

子房祠

康熙志開城鄉桃花嶺有古碑臥蒼蘚中字多剝落不復可辨

孔明祠

明隆慶志在褒安鄉

康熙志一名軍師廟左右關張二像

文孝廟

明隆慶志在北鄉

按祀梁昭明太子相傳謚文孝皇帝

張喬二侯廟

輿地紀勝在州治之東紹興乙巳酈瓊叛太守趙康直死之統制官張琪喬仲福以不從亂被害於州治後立祠以祀之張邢詩云偉哉張與喬忠烈激偏裨

按明一統志張喬廟在府治東

化聖廟

明崇禎志汪聖廟在開城鄉陽山

康熙志神名華新安大阪村人隋末屯兵烏聊山稱吳王唐封越國公宋政和賜廟額曰忠顯德佑改忠烈元至正元年進封昭忠廣仁武烈靈顯王明洪武四年大正祀典凡淫祠一切報罷徽所存惟此故江淮亦通祀之廟有二武士介而立於門一毛廿一汪節歙人漢建安之亂常率衆保烏聊事見三國吳志節績溪人唐神策將軍有神力長安東渭橋石獸重千斤節獨徙置之能負石碾碾上以木架床設龜茲樂一部曲終略無難色德宗甚加寵異見太平廣記廟中又繪宣城長史汪鐵佛淮安長史汪天瑤二人皆神同族乃據郡稱王時二佐也

曹彬王廟

明隆慶志在開城鄉

明崇禎志一在襄安鄉駐馬臂相傳有曹氏兄弟七人圖保鄉曲州人立廟祀之今稱七先鋒者是俗誤作曹彬

司徒廟

康熙志在十字街名茅王廟今圮又陸錦曠周興鄉桐城鄉魏家渡口各一神茅勝揚州人隋封司徒宋李全謀逆禱於神不吉乃曳像剖破之後全被戮於新城肢體皆散如全所施於神者帥趙范請于朝賜額日英顯後進稱王

薛公廟

康熙志大東門外又橫步橋與晏公廟俱水神

晏公廟二

〔明崇禎志〕在州治東門外神封清浪侯州人所必祭

〔康熙志〕一東門外周興鄉神封清浪侯

樓三廟

〔明崇禎志〕在泥汊鎮一在青山圩埂相傳國初鄱湖之戰陣亡之魄憑樓纜以爲神舟人必祭否則有覆溺之患

白馬先生祠

〔康熙志〕一在周興鄉

〔康熙志〕在無爲鄉

三神廟

〔康熙志〕在桐城鄉亦名漁獵三聖廟漁家祀之

都土地廟

明崇禎志在黃華坊一名伽藍廟

巢縣

社稷壇在縣北三里

風雲雷雨山川壇在縣南五里

先農壇

邑厲壇在縣東北三里

鄉厲壇里社壇俱廢

關帝廟縣志凡二處一在柘皐西街一在北關外舊在縣北半里許義塚之北嘉靖二十六年知縣樊公韶移近北城歧路之口鼎建足壯偉觀且爲北方保障萬歷十八年馬

公如麟重修

文昌宮在臥牛山上

旗纛廟在縣東山演武場

城隍廟在縣治東北仁壽坊馬神廟在門內祀以伯樂及青山水草之神又柘皋亦祀城隍蓋因其地爲古縣也

八蜡祠在縣治儀門左二察院東

亞父祠在縣衙內一治東七里

明葉逢春修亞父祠小記士不可以成敗論余觀楚漢之際劉項得失寬猛之間耳亞父當時未識沛公見可以計事者無逾羽故以身許之無何識沛公有天子氣而已不可貳矣古之人若荊卿之死燕太子侯生之死無忌忠爲知己也而有君臣之義未定則非也彼羽乃亞父所主也行年七十曾不輕試一出而亦欲成呂望之業此豈世小丈夫功名富貴者爲哉事一不成遂從而拾其短而志郡者列之外傳余甚悲之而爲之言曰

士有幸有不幸亞父者不幸之子房幸未可軒輊論也骸骨之請何殊從赤松子遊沛公曰有一亞父不能用至將之三傑其奇計必有以服沛公之心者劉項共逐秦鹿三傑之與亞父又誰為順誰為逆也曷外焉業令陳君特新其祠豈有見於斯哉而余為道之如是令豪傑者不泯泯云

南嶽廟

明隆慶志在縣治北

東嶽廟

明隆慶志在北門外

真武廟

康熙志在西鄉蘆溪旁蘆溪俗誤盧杞

碧霞元君廟

康熙志在縣西北四十里蔣家渡

三官廟

康熙志近鎮巢驛一在秀山鋪其在湖南蓮塘岡上者頗擅湖山之勝

白龍王廟

康熙志在縣西四十里各鄉多有之

青龍廟

康熙志在縣北青龍山頂祀真武地極幽曠

中廟

康熙志在巢湖北岸見合肥

巢湖廟

康熙志所在非一惟銀瓶高處據羣峯之巔俯視州境

五顯廟

康熙志凡四二在城一鎭巢驛後一河街德政坊其在諸鄉多不及記

天王廟

康熙志凡二俱在城一後街積善坊一北門長樂坊今改青蓮庵

二賢祠

康熙志祀巢父許由在萬家山之麓今移山坳甘露庵

伍公廟

康熙志在柘皋玉蘭橋西云祀子胥之神爲鄉民作社處蓋即五穀之訛也

三閭大夫祠

明崇禎志在縣東聚賢所

康熙志郎東門外競渡廟每歲五日龍舟水嬉畢集於此

范增廟

明隆慶志在新安鄉

居巢子祠

康熙志縣學內祀唐劉知幾詳古迹又河南浮橋東有廟

祀知幾爲水神

張王廟

康熙志縣治東祀唐忠烈睢陽張公俗稱爲宏通廟明末

典史陳國梁建

袁王廟

康熙志祀唐末無爲州人袁傑

姚王廟

明隆慶志在縣東山岡上宋紹興末金主亮南侵統制姚興與金人遇於尉子橋鏖兵力戰手殺數百人旣而父子俱死事聞卽其故砦立廟及復淮西又立廟戰所

金主亮詩獨領孤軍將姓姚一心忠孝爲南朝元戎若假從兵擒未必將軍死尉橋

蕭公廟

明隆慶志在縣治東山頭卽故居巢子書院上有折桂亭

駟馬橋

康熙志在東聖宮前祀蕭劉晏三神前建折桂亭爲邑庠

士賓興餞送之所

晏公廟

康熙志傍水迎湖河南直街盡處

胡公廟

康熙志在柘皋灣南五里

湖漢二王廟

康熙志在雞魚河並祀土神俞公其一鼓山東北其廟名則不知何義

俞公壇廟

康熙志在柘皋鄉廣嚴寺傍又黑象河有俞公小廟

張蔣二公祠

康熙志祀知縣蔣奕才按院張任學因二公蜀人同鄉故共爲一祠

周公祠

康熙志在長樂鄉爲縣令周思兗立

馬公祠

康熙志在柘皋玉蘭橋西爲縣令馬如麟立

甯公祠

康熙志在北門内爲縣令甯承勳立